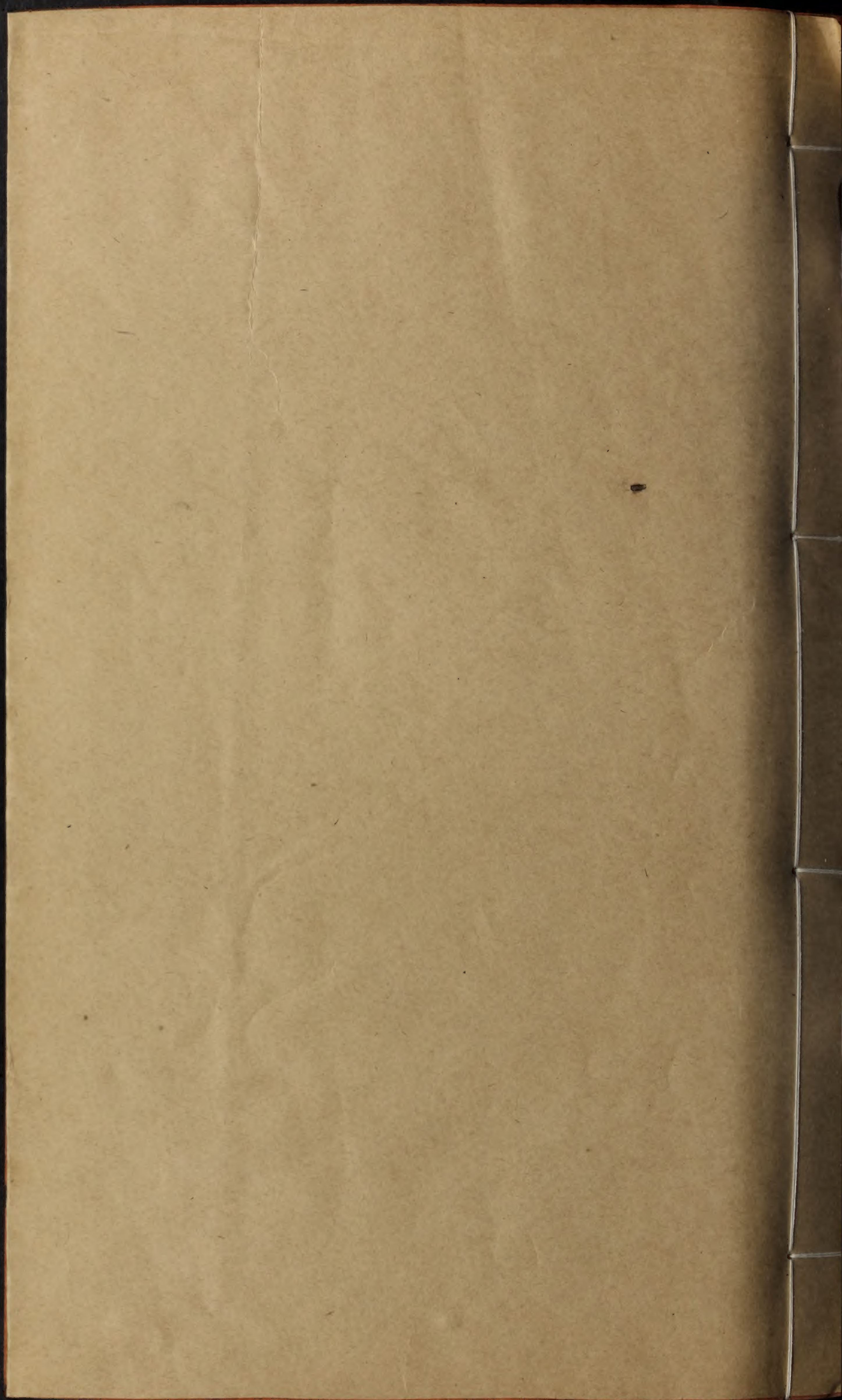


晉卿廢興上

史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絶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



魏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

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魏滅于晉故附其詩於此鄭譜曰其詩在平桓之世輔氏曰魏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王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

左傳 閔公元年 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史記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魏獻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世本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武仲生莊子絳莊子生獻子荼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襄子生桓子駒桓子生文侯斯○世次與史記不同

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

●趙武續趙宗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趙武死諡爲文子文子生景叔趙景叔孝生趙鞅是爲簡子世本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國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也諸說互異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號爲獻子獻子孝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宣子孝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孝子簡子代簡子孝子莊子代莊子孝子康子代康子孝子武子代武子孝子景侯立世本韓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須○據國語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明或說韓氏是曲沃桓叔之後已上三卿世系考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

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　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國語】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韓非子】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

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仁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 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左傳 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國語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爲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

也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左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

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以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

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公羊】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

【左傳】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穀梁】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宣公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

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史記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

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史記 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

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褓匿山中程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
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
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
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
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
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
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
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
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
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幷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

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按左傳趙氏之難起於莊姬無屠岸賈其人者事在魯成公八年即晉景公之十七年於是年已有趙武無遺腹匿孫之說也史遷好奇每有異說而事與年推之皆無據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

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左傳 僖公三十三年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國語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宣公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將下軍成公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

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

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憖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於荊

左傳 十六年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以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國語 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

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强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皐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强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

貴讓之理由
易傳曰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即此意
迯反也

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

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此卽內傳所謂驟稱其伐也外傳復自名公曲折迹之鄙夫驕淺其狀如見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

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左傳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國語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

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

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變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變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淸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穀梁傳晉禍於是起矣　史記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傳言外嬖謂嬖臣非嬖姬也且妾之稱姬非當時語史記之誤多有如此者　國語既戰獲王子發鉤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己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眾何辜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御軌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　韓非子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韓非記事多舛云分地尤謬

公

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國語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史記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

國語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

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左傳 襄公二十一年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

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呂氏春秋 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朡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

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宜子乃命吏出叔嚮

國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

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
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皋如何陽畢曰夫正國
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
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
爲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
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
於君辠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
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
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
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左傳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二十二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

師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

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傳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傳　惡之弗有也

史記　晉欒逞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

國語

君三年欒盈晝入爲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畔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尸子 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左傳 二十六年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昭公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

韓既享宣子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汏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

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七年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

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十六年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

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
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
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
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
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
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
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敎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

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辠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韓非子曰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

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肥如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已上韓非子外儲

左傳 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國語〕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列女傳〕晉羊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又不容於三室之邑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叔姬不欲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

氏由是遂滅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

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能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故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國語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叔寬曰與子

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褎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饌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史記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已上祁氏羊舌氏之亡）

繹史卷八十七上

繹史卷八十七

晉卿廢興下

[新序]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國語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乎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國語】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

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間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爲子戮之
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
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
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
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龢之怒吾以爲不信諸侯皆有二心
是之不憂而怒龢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
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
何必龢盍密龢龢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
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
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
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大傅端刑法輯訓典國

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龢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龢啓祁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龢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貫好私志雖衰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告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

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列女傳范獻子之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辭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說一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說二矣旣畢而賤賣民說三矣簡子從之民果大說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

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恃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挖挨抌亡所

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猶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其文奇幻雖寓言非實亦以見范氏藝乎薰灼之勢矣

[四本]范氏晉大夫隰叔生士蔿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　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知氏同祖逝遨○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此命氏之由中行非中軍所改也世本說非是杜氏云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

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史遷好奇語怪此段殊爲可刈

定公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

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

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于公宮【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史記】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

【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

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
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左傳 十四年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
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
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
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氏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
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晉人圍
朝歌公會齊侯衞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
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

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哀公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圉
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
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
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
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疟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
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

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國語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

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史記 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新序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邪且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

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晏子語同意

左傳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呂氏春秋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夏趙鞅伐衞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韓非子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

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說苑〕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爲用之

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史記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說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辠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韓詩外傳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

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説苑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雜詩外傳俱作晉平公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

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趙簡子問於壯馳兹曰東方之士孰爲癒壯馳兹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韓非子]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

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此前事之舛

說苑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韓詩外傳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與陽虎語同必有一誤魏文侯不與趙簡子同時恐我以法下宜有闕文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

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家語作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何如按羊舌氏當趙簡子時久滅矣家語近是）

新序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

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鬭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鬭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說苑貴文佚 隨會事語同）

國語 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莊子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

驁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
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
虎狼食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
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逆齋今本無亦作梁君公孫龍事

王孫子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
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
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明刻]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韓非子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
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
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淵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說苑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韓非子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說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月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說苑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

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韓非子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說苑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韓非子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呂氏春秋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不變也 說苑 趙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 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尹綽即尹鐸之訛 說苑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及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

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

人之道也委士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乃
鑑而鴆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
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
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
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韓非子】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此祁奚事而外訛姓名亦相亂

【呂氏春秋】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
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
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
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

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殁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說苑]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戰國策智伯欲襲衛詞

韓非子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說苑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

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䖝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列女傳　女娟者河津之女初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王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

放左驂北馭右驂北驤而逝克紂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懼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說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辭曰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已上趙簡子之賢〕

史記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韓詩外傳趙簡子之大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

書牘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亡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是爲襄子○通鑑本此今本無

呂氏春秋　趙簡子病名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名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

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

[史記]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號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

[水經注]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而立神屋於山側因名之爲磨笄之山

[韓詩外傳]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

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新序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裳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說苑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止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田卑田基一事也簡子當

作襄子二書俱出中晶之手而所載駁異如此

列女傳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襄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遂釋之

國語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

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爲幸吾是以懼【列子】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韓非子】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絶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呂覽作任登膽胥己

【新序】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

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可入

稽列傳

韓非子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列子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

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于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呂覽審應〕

〔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佷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於人

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世本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𤲞𤲞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

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紀年晉出公四年晉澮絶于梁丹水三日絶不流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

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坂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

不亡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陳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說苑】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

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一年即魯悼之四年也按左傳哀公二十年趙襄子稱先臣志父是簡子之卒已久何待於此簡子猶在史記誤甚

[淮南子]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恤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

[國語]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晉河絕于扈十三年晉荀瑤城南梁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韓非子作仇由　紀年晉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瑶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戰國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白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

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說苑趙簡子事同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

聞之乃止○是時吳滅久矣未詳所云

【國語】還自衞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於師遂滅知氏

【史記】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

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

國語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也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史記　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

冒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旣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頩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戰國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説因索蔡皐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

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

延陵當從韓
非子作延陵生
姚本以前延陵生
為王 原作生府
黃丕烈校蒿苫
當作苦蒿作楛

城力韓非子作財力
鮑本亦作財

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行至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

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

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

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張孟談國語作張談智過國語作智果君擇尹鐸之訛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

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墨子 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玆范氏而大敗之幷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二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

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淮南子張武爲知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氏而滅之矣又教知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襄子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謂張孟談曰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孟談乃潛行而出三國陰謀同計以擊知氏遂滅之）

史記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呂氏春秋作高赦韓非子說苑俱作高赫）

韓非子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

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知伯之滅也去孔子卒二十七年矣何韓非果於非聖而不稽其時邪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說苑智伯厨人亡豕遂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

淮南子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說苑同

呂氏春秋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史記韓魏殺知伯埋於鑿臺之下○後漢書注引今本無古文瑣語知伯爲趙襄子所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見於南方遂奔楚也○諸書皆言智伯見殺何得出奔秦楚史記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戰國策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

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張孟談旣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

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簡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乃

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

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寛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史記索隱引戰國策曰衣盡血出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今本亦無此語也

新書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剺面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食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恥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餡吾以鼎實舉被而爲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說苑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

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呂氏春秋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

新序　知伯襲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

之越而道聞知伯䖏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絶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絶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賈瑤蓋相近疑即一事

史記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二事見年表正義曰開知伯瑤子也 已上知氏之亡

晉三卿韓魏趙氏起於獻公之世卒分晉國獻之十六年趙夙賜耿畢萬賜魏韓萬者或曰桓叔之子或曰周之同姓其封韓亦在獻公時晉國之興晉國之所自亡乎文公之出也趙魏狐胥實用從亡鄭叔詹曰有三士足以上人朱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叔向曰有士五人介子推曰五蛇從之故反國之後輔成霸業濟濟乎其有人

矣晉卿之見於春秋者十有一族狐氏唐叔之裔也韓欒郤皆公族也趙魏胥先范知中行皆異姓也文公之世先軫將中軍襄公以其子且居代之其後先縠召狄景公殺之先氏以亡狐突以姬氏故爲晉大夫二子毛偃俱事文公至襄公使射姑將中軍陽處父易之以趙盾故射姑殺處父而奔狄狐氏以亡胥臣從文公與其子甲世佐下軍其後胥克以疾廢胥童以道君爲亂殺胥氏以亡成公時郤缺爲政景公時郤克爲政逮厲公之世錡也犨也至也並居卿位欒書譖而殺之郤氏以亡欒枝之後至景公時欒書爲政厲公時鄢陵勝楚反而弑君再傳至盈范匄逐之盈入爲亂欒氏以亡士蔿之後景公時士會爲政平公時士匄爲政定公時士鞅爲

政其子吉射與中行氏作亂范氏以亡荀氏自林父將中行因以爲氏其後至悼公時荀偃爲政傳吳至寅與范氏爲亂中行氏以亡知氏亦荀氏也荀首食采於知因別氏焉其子罃輔悼公以爲政三駕伐鄭晉用復霸罃之力也再傳至躒與韓魏趙逐范中行氏其子瑤貪而愎求地三卿三卿滅之知氏以亡方晉國之盛也其權在上及其衰也權在下矣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公室之卑何日之有吳公子札聘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故晉之滅其卿族也公室自戕其枝葉晉大夫之轉相滅亡也諸族遞爲驅除以成三晉之勢也夫趙氏以晉國勲臣聯姻公室自衰及盾兩世執政乃嬰齊淫亂姬氏爲讒原屏

之禍幾至覆絕雖史稱追論靈公之弒然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晉於是為失刑矣子文無後何以勸善賴韓厥進言趙氏廢而復興顧景公不明往往專殺先縠先軫之孫也同括成季之子也縱無十世之宥奚至殄宗天道不爽大厲為祟其言雖不經亦可為好殺者戒云欒郤自傾危趙氏以來權勢日張而郤氏復三子並卿逼偪尤甚屬當厲公之暗君侈臣犯多猜忌之釁叔迂季伐尤聚怨之藪加以疆埸多虞君臣警惕猶堪紓死乃鄢陵一戰猝勝大敵六閒之謀復出溫季是速之禍也厲公多變而又信讒欒書懷忌而復善譖胥童挾怨陽魚煽惑三郤之死曾不煩一甲兵為大臣人人自危變人無厭復從而構之匠麗難作公亦罹禍然後知

晉國之患果不在外而在內也殺三郤者厲公不可謂獨出於厲公殺胥童弒君者書偃不可謂獨出於書偃蔽殺大夫于國而胥郤之罪均蔽弒君于國而書偃之首惡著矣勝敵非福反爲厲階此單子所以識禍亂之先幾范文子抑鬱而祈死乎至夫士鞅之論欒氏也以爲書之德其報在黶黶之汰其報在盈及盈之身而書之所施已沒黶之怨實章此據人事則然耳若以天道則欒氏之亡端自書取之何也書黨莊姬以譖原屏比楚茷以害三郤而又親弒其君倖免大戮猶保其子天之於人也蓋遲久而後示罰焉黶也傒汰盈也聚慝此所謂積惡餘殃用絕厥世且韓范荀趙之族羣起而共疾之沾沾小惠得人奚能救敗乃晉君無道至合天下之

諸侯錮一亡臣是驅之爲惡也昔巫臣去楚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奈何晉君計不出此而商任沙隨紛紛會盟況欒盈亦非有犯上行私之罪徒以范氏私怨諸大夫誹激以成其惡而平公會不能悟焉嗚呼滅晉者郤而郤復殺於欒譖郤者欒而欒復逐於范謀人者人亦謀之自是晉之卿族轉相殘滅以至分裂晉國而後止晉定公十有六年秋趙鞅入晉陽以叛冬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春秋詳而書之是時晉霸已衰諸侯離叛然諸侯之叛實自大夫之叛始君孤立于上羣臣交爭于下分權樹黨勢不相容鞅也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爲午而伐鞅躁也不信

也曼多也爲鞅而伐范中行氏趙據晉陽范中行據朝歌尋殺專伐其罪均也晉國有令始禍者死而鞅則先之且晉陽保障夙稱彊偪朝歌僅足以自守未必深爲晉患也然而寅與吉射不反鞅獨善歸者趙氏之黨盛矣韓魏知皆朋比爲耦於是以擅兵逐卿之罪舉而蔽之二氏鞅且借甲晉陽倡爲除惡君側之義故得叛而歸歸而盟晉人咸無異辭焉於是晉國之政歸於趙氏鞅專爲構怨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復戰鐵以讎鄭討萇弘以偪天子治餘黨以侵鮮虞凡皆爲范中行氏之故非爲晉國謀也愛憎自鞅出君無與知以視荀士之亂政又加變矣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盛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魴魏絳趙武襄八年傳稱悼公之八

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昭五年傳稱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滅晉又止三卿矣故平昭以前處晉卿之多頃定以後處晉卿之少郤氏之偪也欒氏之汰也范中行氏之貪也知氏兼之史稱知伯瑤請地於韓魏各致萬家之邑請地於趙趙弗與知伯怒而圍之韓魏陰與趙合反而喪之左氏謂趙襄子惎知伯知伯不悛此其所以亡也知氏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始傳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欒郤范荀知氏竊鉤者也韓魏趙竊國者也

魯陪臣叛　　春秋第五十八

左傳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

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　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

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定公五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

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穀梁傳】圍鄆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陽虎又

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

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

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弑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𢘈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illegible]

穀梁傳寶復正也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淮南子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帀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左傳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

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地何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家語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

人二人得近王二人爲縣令二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爲無令尹濟不聘士非當時之士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於霸也按閔氏曰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

左傳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

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哀公十四年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

弗內祖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孔叢子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

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春秋昭公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記侯犯之叛也左氏續經哀公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蒯與虎叛季氏犯叛叔孫氏宿叛孟氏大夫僭也而陪臣叛之宜若為義雖然家臣而欲張公室披邑以資敵國罪莫大焉此

韓鮑諸人之名春秋所以沒而不書也季氏專政僭於公室至平子越禮尤甚子仲謀去之而未克南氏先叛無論家臣君罔恤湫兆敗而謀之不終以費奔齊是豈忠信之義乎蒯仲既敗之後季氏益張昭公謀欲去之而越在外野俾昭公不能正其終定公不能正其始死而無討春秋痛焉桓子嗣政家臣陽虎尤而效之專執國命拘桓子於國既復辱之於晉貽之於齊且盟且詛日暮得而甘心焉是時齊方伐魯彊埸多故虎乃恣肆無忌順祀先公作難蒲圃琴如甲起說然不懼判白之璋繡質之弓書純之龜任其攘竊而魯國莫能禁矣孔子爲司寇以爲欲靖內亂必先平齊夾谷會而三田歸虎是以不安於齊而適晉也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

倚城自固勢同尾大犯雖平而不狃猶在憂未歇也仲尼曰三家之抗魯也以三都故陪臣之抗三家也亦以三都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女樂入孔子行而成弗克墮矣夫魯人之於孔子孰不知其聖前此不用必待定公十年始用之者非季孫之眞能用孔子也迫於陽虎之徒急召之以救亂亂已靖矣乃且彊公室弱私家三桓能不懼乎公斂陽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季氏也叔孫氏必曰無郈是無叔孫氏也孔子去矣公誰與謀自是以後三桓益侈公孫宿據成以叛亦莫能病孟氏也孔子之爲政也能用魯國而不能容於三家陪臣交叛不足以病三家而適以病魯亦莫如之何也已

繹史卷八十八　春秋第五十八

繹史卷八十九　　春秋第五十九

吳入郢

左傳 昭公十三年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七年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

呼皆逸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

爲鷹鸇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年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

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史記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

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生後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

全父命然恨父名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幷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

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吳越春秋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

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

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

韓非子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荊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謝

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横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

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
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淸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
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
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七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
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
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淸其壺漿而食之
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
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
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
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
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

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幷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呂氏異寶〕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大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適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呂氏首時〕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夫人有色王自謁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是之謂也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立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

及季札忿季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眛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劒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欲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幷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大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左傳 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

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齧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吳越春秋】吳遣公子光伐楚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則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

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史記]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按左傳此郢在吳滅巢之前年史記誤呂氏春秋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

[新語]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左傳]二十五年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

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吳越春秋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

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上
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
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
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
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
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

何令尹病之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

乃止

吳越春秋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邪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溼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

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

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

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

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越絶書】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逵江【搜神記】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當産夫語妻曰汝若生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將雌劍往見楚王王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購之千金兒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客曰聞王購子千金子將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煑之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王自往臨視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冢○列士傳又云爲晉君作劍若此等荒謬極矣

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來奔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濵海側聞子前人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

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爲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白喜即伯嚭也此書前曰白喜後曰伯嚭則似兩人　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

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

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鬭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眾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

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劒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

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

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君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韓詩外傳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

慶忌要離之

攻我寢無閉門擭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

淮南子王子慶忌足蹀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

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左傳 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越春秋】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

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邪孫子曰可可以小試以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劒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

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説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説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

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漢志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孫子 始計 註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

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

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
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
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
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
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
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
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盾矛
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
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
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

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彊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

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彊輔隙則國必弱故軍之所以患於君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

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爲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鬭衆如鬭寡

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

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

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

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行文千變卽此可悟兵機）

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

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
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
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
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
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
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
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
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
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
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
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

待譁此治心者也以遠待近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

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

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

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不合戰又不解去必謹察之兵非貴
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
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
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
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
與衆相得也 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
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
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
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
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横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

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

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
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
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
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
可全　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
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

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
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
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
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無交重
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
使敵人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
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
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
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
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
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

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鬭是故其兵不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

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

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

之火發於內即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彊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閒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征戰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

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
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
者也故用閒有五有鄉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
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閒者因其鄉人而用
之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死閒者
爲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傳於敵閒也生閒者反報也故三
軍之事莫親於閒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非聖智不能用閒
非仁義不能使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
閒也閒事未發而先聞者閒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
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

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不得而使也因是我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詐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孫武三篇兵法之鼻祖也獨其機謀權詐有異乎天子之征司馬之禮讓矣

越絕書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

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
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
□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
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
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
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
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彊必以殺降赤氣在後
將弱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
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
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
而明兵多卒彊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

穀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穀足而有多爲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穀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

爲前伏陳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陳也其氣陽者欲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左爲陳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十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士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漢書雜家伍子胥八篇　兵技巧伍子胥十篇）（越絕書闔廬見子胥敎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〇北堂書抄引今本無）

吳越春秋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

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

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說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

拔六與潛二邑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𨫼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

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
冰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
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
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
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
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
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
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
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
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
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

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
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
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
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
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
天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
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
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
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
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
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

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說曰此劒威邪寡人力邪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劒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

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奇文足賞○句淺似宜作允常

【左傳】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說苑】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

乎其備之者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按晉滅智氏後此五十餘年記載者誤也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

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左傳 三年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

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卅四年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

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二傳依事無甚異於斷例處見其手筆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

老遂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韓非子]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新書]胥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其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遊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出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郤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

[史記]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

蔡乃同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

呂氏春秋　吳闔廬選多力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庳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新論　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

説苑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新書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蹄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入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國語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

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人郢昭王亡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若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以死守之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秦穆遠矣此云然誤也

吳越春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

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越絕書】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笞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于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二說不同　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捕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胡饑饉時酒二䣹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鬬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民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淮南子】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

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鬭當此之時無將率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復楚地

左傳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史記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吳越春秋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素沈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野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

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讎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秦桓公當作哀公

淮南子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蹶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墨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豨修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

諡法

左傳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
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孫隋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
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
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
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
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
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
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
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

謚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脚

濺之事余亦弗能也〔國語〕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爲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絶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彊之屠羊說曰大王失

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越絕書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

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即章以此爲利利即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吳越春秋　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絶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乘烈不顧宗廟聽

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
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
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
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吳軍雖
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褻詒王垂涕深知
琴曲之情區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
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
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
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
於瀨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
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

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博物志】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爲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鱠形

【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

【[illegible]】宗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越絕書】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越春秋 闔閭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䱉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越絕書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 一在華池昌里 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射於軀陂馳於遊臺興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 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巢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 櫃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 闔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善爲兵法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闚百姓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 輿地紀勝 闔閭構木蘭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木府 木蘭洲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

說苑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

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淸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左傳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史記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

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二年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公羊傳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穀梁傳 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

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

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

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

求用不匱及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

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

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呂覽作石渚史記云爲相

新序芊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劒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箭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

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說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說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說苑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

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能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列女傳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

後矣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畱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畱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吳自壽夢之世號稱彊大既而巢隕諸樊閽戕餘祭楚康之際吳其衰乎夷昧立而楚之靈方驕入吳朱方執齊慶封比年以來三壽師焉楚暴吳弱宜若不敵乃平王初立吳人乘釁而滅州來固非甘心下楚者也王僚之立長岸一戰而師壓楚境雞父再役而七國喪敗楚常詘而吳常伸豈僚之賢能度越前人哉史稱平王立施惠百姓存恤國中傳稱偃兵息民五年後戰平懦王也志存靖國然而疆場不寧烽燧時警

雖欲息民何自而息哉城郟城城父城州來城郢城州屈城丘皐用以保固牧圉者綢繆悉後雖然亂生於外者易禦亂生於內者難圖平王溺邇讒人喪太子而誅伍奢考厥所由則無異衛風之刺新臺賦禜角也嬻倫寡恥視靈王而加穢焉幸而獲沒寧免後罰昭王嗣位吳僚被弑楚人欲因吳亂而取之不知闔廬之發憤為雄遠過前代而昭王之信讒寵佞猶然平王之子也吳人一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既而楚瓦貪賂晉不能伐闔廬內因胥嚭之怨外因唐蔡之讎用孫武權謀之師長驅入郢君舍其君之寢臣居其臣之室毀其宗廟徙其重器伍員掘平王之墓鞭屍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扶目而誚之猶曰報其子不及其身莫釋予怨也是役也因

蔡之請以義興師五戰五勝昭王出走郢未嘗獻捷成周而攘楚之效高於桓文矣柏舉書子嘉其救患入郢書吳貶其從狄然而分災恤難中國之事也晉定公不能救蔡而授權於吳春秋惜焉故郢不稱滅若欲存楚闔廬削子若欲抑吳聖人殆有微旨乎昭王借秦師以友國休養數年滅頓滅胡非不耀武自奮也然終不敢以一矢加吳慰先君於地下吳之霸從可知矣且晉自會向以來不復通吳而季札之聘反日接於上國國有仁賢修其禮治是以篡弑雖作句吳卒彊良有以哉

宋景公滅曹 子韋附

史記 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

左傳 哀公七年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縈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illegible]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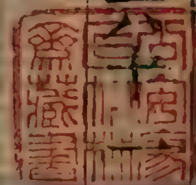
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鵠烝以蜜沫洪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瀝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賤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秘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漢書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曹在春秋最爲小弱惟是附大國以圖存也自昭共以來十有餘君凡霸主之征伐盟會無役不從蕞爾之邦順天者存亦可謂善保小國矣伯陽即位納樂大心而起釁於宋於是

衛靈好兵間歲來伐宋乘其敝尋師不一遂圍而入焉執其君以歸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以迄於亡故春秋恥焉然以時考之晉業衰矣自救不暇安能庇曹曹不務修政而辯言是聽用弋是崇公孫彊用不祀忽諸彼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紀哉自負羈弗用而赤茀三百欣時守節而子臧宗祧從之不建君子知曹祚之不長也其來久矣



繹史卷九十一　　春秋第六十一



魯敬姜之賢

列女傳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降階而卻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袜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五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乃謝罪

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黃耉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伯亥伯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天行人也推而往引不来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王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

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

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
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
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
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
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卿
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

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

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以其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韓詩外傳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

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孔叢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禮記］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增引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公父文伯之母喪夫而寡勤身守義成子孝名孔子屢稱之惜乎其爲季氏婦也使魯有是臣安得有僭竊踰越偪君專國者乎其言必合經其動必循禮謚之曰敬不亦宜乎

衛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左傳】定公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詩說】蒯聵諫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此無所據

哀公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

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没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大義悖謬[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以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

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孔叢子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

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左傳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

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

弟賓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朕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朕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祭統

左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

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衞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衞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

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十八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

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嗀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

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
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
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
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
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
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
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
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
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
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
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

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孔叢子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

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戰國策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南文子相悼公知此犀首非公孫衍也蓋晉國之官名）

衛靈公之無道也宮中蕩亂夫人宣淫桑中有狐之刺不若

是其甚也太子蒯聵恥於婁豬之歌憤欲除淫敗而出走其
仁孝未遠於申生而受譖不假於毒胙輕動寡謀適自敗耳
靈公薨命傳位庶子郢郢不受而立亡人之子輒爲出公者
暫守宗祧迎父致國可矣乃貪位犯逆稱兵拒父穀梁氏曰
輒不受父之命所以尊王父也嗚呼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
子設絺帷以見孔子聽鄰車而識蘧瑗其才智類有能過人
者故婦行雖薄而善惑君心朝士大夫亦交助焉蒯聵之奔
坐以殺母之名錮以嚴君之命歷年不返國人忘之輒假王
父之命衆共樂從仲尼之徒且有願爲之死者迷而不反所
自來也出公立十三年而莊公蒯聵入莊公立三年而出公
輒又入蒯聵之入也晉趙鞅助之其再出也趙鞅伐之輒之

入也齊人助之其再出也羣臣共逐之矣蒯聵之殺於己氏輒之死於越也父子相驅喪身亡國孰謂非靈公之詒謀不臧亂命以貽禍者乎靈公之世公孫戍北宮結奔魯趙陽奔齊公孟彄奔鄭皆畏夫人也莊公立瞞成褚師比孔悝皆奔宋大叔遺奔晉出公復立而逐石圃其君廢置不定其臣奔走弗遑衛國之亂越三世而不靖二十餘年而未寧也夫子之急欲正名豈無謂與

繹史卷九十二　春秋第六十二

繹史卷九十三　　春秋第六十三

楚惠王滅陳

左傳 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六年吳伐

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禮記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檀弓

左傳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

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說苑]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

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脅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脅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

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據云而此二十五年則越姬似非句踐之女

莽非以星爲晴
楚正四[illegible]

左傳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韓非子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宿宿十年難乎　荊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詩外傳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左傳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
腵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
行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
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
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
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
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
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
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
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

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

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子反昭奚恤前後異時人也此篇所載不可據以爲信

左傳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

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雄顙廣顔色如漆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摩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

左傳 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淮南子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新序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新書同

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楚靈王滅陳蔡以爲縣平王即位而皆復之春秋以爲有禮陳惠公反國以來事不多見惟雞父之戰陳夏齧從楚而見獲時方德楚雖獲無憾也懷公初立從會召陵晉定不競鷒

縻以從事而已及吳子入郢來召懷公逢滑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果其計利害之審與抑何其昵楚之甚與自是陳吳結怨閔公專於從楚滅頓圍蔡皆從事焉夫懋德無厭吳楚一也楚虔包蒸陳社為墟棄疾懲敗假興滅為名耳怨深於德夫亦有何可懷乃蔡能挫吳以報已辱陳反比楚以虐同仇是誠何心楚惠既立陳乃叛楚即吳問何以叛則夫差憑盛閒歲伐陳昭王卒而弗克救也楚人曰我昭王之卒以救陳故也今日背德不可不問於是怒而伐陳明年又伐之吳札來救不戰而還夫陳既背楚楚之出師信有辭矣然楚不庇陳陳即吳豈得已哉且為陳亦難矣從楚則吳侵從吳則楚伐不自恃而恃人雖欲無亡不可得也獲麟以後吳楚

方爭楚氛甚惡吳援不至陳又多故諸大夫或奔或殺莫能克協至哀公十七年而楚滅陳矣始靈王之滅陳也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至今五十二年果天道邪抑人事邪靈公可亡而不亡哀公已亡而仍不亡閔公旣卒亡矣乃亡於陳而興於齊猶復亡而不亡也實賴公子完之後有虞氏之胄元女大姬之所出社稷可屋而子孫不可絕舜之明德遠矣亡陳者楚亡齊者陳信乎其有天道也

繹史卷九十三

春秋第六十三

楚白公之亂　市南宜僚附

【韓非子】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

果爲亂【淮南子】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屈建在康王時二書謂承而訛

【孔叢子】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欲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毁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左傳 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葉方城之外皆曰可以

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

汝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黄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淮南子曰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注云秉之以劍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謂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也　韓非子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

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

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

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聚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生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列子】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韓非子】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

成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新序】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

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辭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旣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

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韓詩外傳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

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說苑同

淮南子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新序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

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列女傳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大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汚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

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莊子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

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說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

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

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

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
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
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
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
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
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篤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叔敖與孔子異時人此寓言也

葉公諸梁可謂賢矣先識白公之必亂其後能定之居方城之外而繫國人之望不賢而能之乎圉公負王以出府箴尹反正而除賊幾於君弒國亡而後李寧殆天之祚楚也亂之而治危之而安嗚呼異哉

繹史卷九十四　　春秋第六十四

繹史卷九十五　　春秋第六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一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

淮南子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

爲儀表教之所成也

新序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新論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竝至

家語 衞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卽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

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偏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怨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忘其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

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

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儀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

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隮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未逝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

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

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

贛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贛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

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覩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贛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天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孔子曰言之子贛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子贛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贛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閽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斆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家語實本於此雖數行成文而下意浸失矣惜其中多脫誤無善本讎校故附於家語之後

尚書大傳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

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晏子 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尸子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論語摘輔象 仲尼素王以顏淵爲司徒子路爲司空 仲弓鈎文在手是謂知始 宰我握戶是謂守道 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 子游握文是謂敏士 子夏握正是謂受相 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直 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

史記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家語】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列子云壽十八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論語讖】顏回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　【新論】顏淵感中台星　顏回重瞳

【說苑】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家語】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蓋曰思也夫

【說苑】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

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家語略同

韓詩外傳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見客客去顏回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

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莊子]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家語]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

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
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
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
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
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
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
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
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
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
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
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

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韓詩外傳】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蟠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指語過畢不厭複出

【家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

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說苑作完山之鳥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

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

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韓詩外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荀子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
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列子]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
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
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
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
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重外者拱內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知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

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莊子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

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

蝅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虀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

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衞曰奚為焉曰回聞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
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
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
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
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强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
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
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

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
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
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
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
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
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
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
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
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
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

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
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
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
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
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
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
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莊列雖寓言而至理存焉至文出焉故皆大書[顏氏家訓]邑號朝歌顏淵不舍[新論]顏回不以夜浴改容[衝波傳]孔子使子貢往外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子貢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殷芸小說]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劍前祈其腰於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家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算也○計回之年當死於哀公時

[禮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檀弓[論衡]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此等附會不足辯　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尤謬[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皆故後人號馬為匹[新論]顏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

史記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法言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昔者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

已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家語】曾參字子輿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遠親而為人役【新論】子游裼裘而諫曾參指揮而哂【顏氏家訓】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說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

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兼明書云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按此說異[illegible]曾參鋤瓜三足烏萃其冠○莊子注云曾子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

新語　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閒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尸子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琴操　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一本云蝎來歸耕歷山盤兮以養父母我心懷兮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作

梁山吟[劉歆論]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琴操]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幽有拙旋頃遂歸見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參口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齧指呼汝耳參乃悲然[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淮南子]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為之止也　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論語撰考讖]里名勝母曾子斂襟○顏氏家訓亦云

孝子傳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〇詩疏大曾子[illegible]盆肉而藏 [illegible]曾參養母至孝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之參收養治瘡瘡愈飛去後鶴夜到門雌雄各銜雙明珠報焉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

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莊子】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白虎通】曾子去妻藜烝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烝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藜烝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家語】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

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眞誥母買豚肉相類袁淮正書見作犬 闕遺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

孝經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

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

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

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

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

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一爲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
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闕書孝經一篇十八章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
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孝經援神契】孔子七十一歲語
曾子著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
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 仲子撰斯問曰孝文手殿不同何子曰語
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自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
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以示撰輔詩書以合謀 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
就榮其祖考也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卿大夫行孝曰譽
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
須從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
而養其
親也

【孝經鉤命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序引公羊傳序同 孔子在庶
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
參○公羊疏引

呂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荀子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禮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

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內則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檀弓

大戴禮記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

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

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曾子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

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者順此

生刑者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

大戴禮記主言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問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

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

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

寢內諸侯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省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

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
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
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
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
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士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
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
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
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
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
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

其數旣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家語略同主

字俱作曰字

大戴禮記 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　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
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
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
其趾使之爲夫人則否　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
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父母之
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
讎不與聚鄰　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弟子問於
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
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
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

矣是謂窮民也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曾子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

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申慇懃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

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為已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

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
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曾子立事 曾子曰君子攻其
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君子愛
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
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
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君
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
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
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
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
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

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　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

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　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　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衆信弗主

僉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　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侄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　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

聞卽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

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　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

焉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　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

亦可與終身矣

荀子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說苑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淮南子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博物志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中論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家語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

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叢子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禮記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

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問曰

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

失容則廢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

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

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曾

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

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禮記】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

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

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

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檀弓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

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

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

當問之有○雜記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

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

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

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檀弓

列女傳　曾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

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漢書道家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

避厭目由脊求而不得丘以悲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狠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大戴禮記】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矣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

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濟玆四者所以役聖人之精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淸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疎和

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與作也

說苑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韓詩外傳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

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說苑]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

參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說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曾子

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荀子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晏子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韓非子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此蓋枉之言

大戴禮記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

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氷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說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檀弓

荀子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以下附

禮記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祭義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檀弓

韓非子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眞也

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術下眞事同

繹史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二

史記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家語閔損魯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說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吾去無留乎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藝文類聚引今本無　孝子傳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韓詩外傳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尸子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韓非子曾子語子夏同

說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

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與檀弓微異

孔叢子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是言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

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䖏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

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囘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

飭司寇度量不審衆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語多出入大戴禮盛德

【琴操】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孫失母後母嘗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

【史記】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家語】冉耕魯人以德行著名【白虎通】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淮南子】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論衡】伯牛空居而遭惡疾

【史記】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家語】冉雍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論衡】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據此伯牛仲弓似父子也

【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

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家語】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

輕無赦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
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
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
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
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
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
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
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屛諸四方唯其所之不
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
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
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

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

赦過也

【孔叢子】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有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史記】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旣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

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家語宰予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禮記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

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祭義）

大戴禮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
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
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
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
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
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
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
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
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

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

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
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
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
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
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
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
舞和以鐘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
友敬政率經其言不忒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
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
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

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孔叢子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

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
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
事則足以懼之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
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
之於尊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淸和五星不悖烈
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
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
於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
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
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
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

與在賓列大夫衆賓竝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股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衝波傳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

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甚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據此則宰我不黨於田常矣 [鹽鐵論]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于檀臺

[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有口才著名家富累千金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

說苑之玉賦

荀卿之水賦其言及子貢偏託孔子此之言水之性類本有區別從者雜說然自點順不

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聘義

荀子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禮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

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家語同說苑韓詩悉載此等語絕妙水贊

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扣之深則出泉汩遲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荀子韓詩說苑不啻同絕妙土贊

荀子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
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臯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
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列子】子貢倦於學吿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韓詩外傳】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說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
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
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禮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

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家語】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呂氏春秋】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

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說苑曾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

大段待補文

殷法至平虛極

斲于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斲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韓詩外傳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

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閭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新序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上賞得則下歡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笙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危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此前事而記載駁異也 後漢書注引今本無

尚書大傳 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

說苑 子贛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

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

進子産也未聞莞仲子産有所進也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産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産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說苑】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㢢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在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

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子贛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論衡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

尚書大傳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荀子作南郭惠子

韓詩外傳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

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說苑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

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大宰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堂衣若把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家語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

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禮記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焉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

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樂記 論衡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 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

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韓詩外傳同　風俗通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邪遂嘔吐立枯而死

莊子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

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

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産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絶煙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

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
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
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
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
未足以得此
人之心也

繹史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三

【史記】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家語】冉求仲弓之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

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

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

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

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
淫亂之獄者則飭婚姻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
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
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
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
矣

韓詩外傳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
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
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
衞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
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

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說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以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國策姚賈監門子在秦始皇時此疑非冉有之言

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爲之取於是者也

史記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

矣【家語】仲由弁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裾裾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

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爲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論衡〕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聖

賢之耳聦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誘進銳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矣

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此非孔子之言

荀子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說苑同

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

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

說苑　孔子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

紂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論衡】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

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荷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新書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

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檀弓

【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說苑略同

【孔叢子】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禮記】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

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器

家語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同 [尸子]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說苑]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

民向之撫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禮記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檀弓

說苑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乎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

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呂氏春秋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釋之

論語撰考讖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獨顧由蹙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下車也

衝波傳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縞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一鳥二名不亦宜乎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此等語俚殊甚

史記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

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檀弓 【論語讖】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觀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心惻怛 【論語隱義】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路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下甑縋鉤子路半城問曰為師邪為君邪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 【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甘蒯聵之亂衛人孤黯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黯知之○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黯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小說家之鄙談

【史記】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道學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家語】言偃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禮記】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

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

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

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

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以一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

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覩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

田故人以爲奥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説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

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
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
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
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
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
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人
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
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
者義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

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

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孼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〇家語孔子爲司寇與於蜡云云篇文少略

說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

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産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禮記】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〇曾子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

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

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

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司

士貢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檀弓　子游曰旣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雜記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玉藻

史記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卜商

家語　衛人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禮記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

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甫及申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

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子夏易傳】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禀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利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　乾所以象陽也　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　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兄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檀弓○有缺文[禮含文嘉]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

奕奕　孔子謂子夏曰[illegible]非中國之所也

孔叢子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

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尚書大傳同

韓詩外傳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〇語同而或以爲書或以爲詩者書者所聞不同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韓詩外傳

韓非子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列子曰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

而不貳也淮南子無子張

尸子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中論 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

家語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

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家語]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

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口子夏好論精微此其一證

大戴禮記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于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爲蚧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噍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塡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訞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新序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

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韓詩外傳終向

韓詩外傳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名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

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

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

三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檀弓

繹史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 四

史記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家語顓孫師字子張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

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孟子注】琴張子張也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書玆琴號曰琴張○按張謂琴牢耳趙氏此說不識何據

【禮記】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

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

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

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

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家語次第不同

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

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
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
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
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
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
而本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
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
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
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說
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則民不辨法仁在身
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

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獘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

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紘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

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强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孔叢子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

爲德也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
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
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
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
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
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
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
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
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
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
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

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繢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好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

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禮記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冡宰三年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檀弓

說苑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中論】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

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莊子〕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徇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禮記】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檀弓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家語】宓不齊爲人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

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
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
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
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
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
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家語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
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
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
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

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

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也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鱒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父恐魯

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

詩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

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

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戰國策作服子【漢書】儒家宓子十六篇　景子三篇説宓子似其弟子　【韓非子】田明辜射宓子賤辜子不免於田常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宋書云畢萬係軀宓賤淩領

【史記】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家語】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禮記】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

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檀弓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雜記

說苑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

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文選注六衞蒯聵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衣逃出門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

韓非子孔子相衞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衞君者曰尼欲作亂衞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說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

史記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衞而結駟連騎

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〇世云魯人　家語原憲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衛

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

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史記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注六魯人 家語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焉 孔叢子 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漢書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說苑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

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 ○家語作漆雕憑

【史記】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家語】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道 【新論】有子惡臥自焠其掌○荀子作焠

【禮記】有若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

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有子蓋旣祥而絲屨組纓○檀弓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雜記

【史記】孔子旣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禮記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檀弓

史記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家語公西赤魯人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孔叢子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

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史記】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語】澹臺滅明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為名

【家語】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史記云貌惡家語云有君子之容未知孰是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勿葬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家語南宮韜魯人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

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極引

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

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韓非子】南宮敬子問顔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索隱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讀史訂疑辯其爲二人按括一名縚是爲南容閱左傳作說即南宮敬叔也蓋兩人與事孔子故誤

【史記】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注云魯人【家語】巫馬期陳

人字子期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此事論衡以爲子路史記但云弟子而家語又云巫馬期各不同也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

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史記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家語 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史記 曾蒧字晳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

與蕆也家語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論衡曾晳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春者晩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家語司馬黎耕宋人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史記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家語樊須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史記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家語 公冶長魯人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淵鑑 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嘖嘖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闇青日札云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傍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鄙俚

史記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家語 公皙哀魯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 潛夫論 顏原公析困饉於郊野

史記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 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家語 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

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史記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法云楚人家語公孫龍衛人

說苑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

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史記】顏高字子驕【家語】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公良孺字子正【家語】公良孺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史記】秦商字子丕○注云楚人又云魯人【家語】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史記】叔仲會字子期○注云晉人【家語】叔仲會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者自然也

【史記】孔忠○注云字子蔑【家語】孔弗字子蔑

【家語】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若勿知親而弗信莫

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身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史記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家語 商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史記 顏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 顏辛魯人字子柳

史記 冉孺字子曾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 冉儒魯人字子魚

史記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 曹卹

【史記】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家語】伯虔字楷

【史記】冉季字子產○注云魯人【家語】冉季字子產

【史記】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公祖茲字子之

【史記】秦祖字子南【家語】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史記】漆雕哆字子斂○注云魯人【家語】漆雕哆字子斂

【史記】漆雕徒父○注云字子有【家語】漆雕從父字子文

【史記】壤駟赤字子徒○注云秦人【家語】穰駟赤字子從

【史記】商澤○注云字子季【家語】商澤字子秀

【史記】石作蜀字子明○注云成紀人【家語】石子蜀字子明

【史記】任不齊字選○注云楚人【家語】任不齊字子選

【史記】后處字子里○注云齊人【家語】石處字里之

史記 公夏首字乘 ○注云魯人 家語 公夏守字子乘

史記 奚容蒧字子晳 ○注云衛人 家語 奚蒧字子偕

史記 公堅定字子中 ○注云魯人或曰衛人 家語 公肩定字子仲

史記 顏祖字襄 ○注云魯人 家語 顏相字子襄

史記 句井疆 ○注云衛人 家語 句井疆字子疆

史記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 宰父黑字子黑

史記 申黨字周 ○注云魯人或作棠即申棖也 家語 申績字子周 ○或作續

史記 顏之僕字叔 ○注云魯人 家語 顏之僕字子叔

史記 榮旂字子祺 家語 榮祈字子祺

史記 縣成字子祺 ○注云魯人 家語 懸成字子橫

史記 左人郢字行 ○注云魯人 家語 左郢字子行

史記燕伋字思　家語燕級字子思

史記鄭國字子徒　家語薛邦字子從○史記蓋誤薛為鄭以邦為國避漢諱也

史記秦非字子之　○注云魯人　家語秦非字子之

史記施之常字子恒　家語施之常字子常

史記顏噲字子聲　○注云魯人　家語顏噲字子聲

史記步叔乘字子車　○注云齊人　家語步叔乘字子車

史記原亢籍　家語原桃字子籍

史記樂欬字子聲　○注云魯人　家語樂欣字子聲

史記廉潔字庸　○注云衛人　家語廉潔字子曹

史記狄黑字皙　家語狄黑字晳之

史記邽選字子斂　○注云魯人　家語邽選字子飲

史記 公西輿如字子上 家語 公西輿字子上

史記 公西葴字子上 家語 公西葴字子尙○自顏回下三十五人言行可考自顏辛下三十八人言行無聞 已上七十有三人史記家語皆有而名

字互

異

家語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禮記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則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檀弓

家語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莊子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家語 縣亶字子象 已上三人家語有史記無

史記 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按今家語申繚或作續又非名繚者蓋傳寫之誤也

史記秦冉字開

史記顏何字冉 ○注云魯人家語字稱而今本家語無

史記鄔單字子家 已上兩人史記有家語無 漢書儒家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論衡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

史記傳仲尼弟子七十有七人注云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然今之家語止七十六人耳史載顏何字冉注云家語字稱顏氏八人而今之家語止七是誤脫顏何一人也諸姓名之相亂者如壤之為穰后之為石堅之為肩罕之為宰祖之為相旂之為祈首之為守伋之為級欬之為欣巽之為選或以形誤或以音舛是皆可以意會者無論已論語申棖包咸

注曰魯人鄭康成曰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本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則是一人而有五名皆傳寫之訛也史記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論語南宮适問於孔子注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按史記括字子容家語縚字子容适之與括縚之與韜用字偶別一人固有二名矣初未嘗指為孟氏子也左傳稱孟孫屬說與何忌師事仲尼說謚敬叔史注又云南宮閱是一人四名互見於經史之中此則先儒失考合二人而為一耳史記與家語其差異尤甚者史有公伯僚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載陳亢琴牢縣亶又史記所無夫陳亢儗子貢於夫子而知殉葬之非禮琴張欲弔

宗魯孔子止之而與曾點並稱爲狂士是猶得爲孔子徒也
公伯謙愬之人亦可列爲弟子乎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
二人其云取今不可考至如傳記所稱仲孫何忌南宮敬叔
顏雠由漆雕憑以及林放闕黨童子之屬衆矣或不得與於
七十子之列左丘明與夫子同時夫子稱之依春秋以立傳
而不在及門之數是又可疑也陳蔡之厄從者十八列爲四
科而曾參不與非參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
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
此說固已妄謬而仁山金氏以爲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而
不及曾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歿後暮年之功或過於顏
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游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

特呼參而告之曾子之學非游夏可及其不俟暮年也甚明若夫行列四科則聖門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居樂道季次之未嘗屈節公西之閒於擯相顓孫之美學寬博宓子之治單父子臯之化成人有若之强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十子寧云有愧然則陳蔡之難不及從遊者奚爲獨疑於曾子一人乎自衛反魯删定垂教道彌尊而學者彌衆傳稱弟子三千達者七十八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斷斷洙泗之閒濟濟一堂之上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嗚呼盛哉







繹史卷九十六　　春秋第六十六

越滅吳上



越絕書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視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

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為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鄰願王定之毋洩臣言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眾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說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

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
上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並
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
賢焉能屈能申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
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
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
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
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
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
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
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

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今本無

左傳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 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史記 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

越絕書 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

稱卒不稱葬避諱之謚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述異記闔廬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隻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

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寛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敝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

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

吾軍士乃許之戚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
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
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此語似
句踐反國以後事不當在哀元年也如云無庸戰則非戰敗而棲會稽矣如云口血未乾則指
會稽之盟矣且會稽行成者種也非郢也吳王曰將有大志於齊必是將伐齊時事宜在哀八
九年注謂在元年姑仍其舊以俟後之君子　越絕書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耆
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
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
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
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
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噬齧吸齒今越句
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
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
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人
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隸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
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吳不聽遂許之○怨叙怨論具
文篇中　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
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
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

是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
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背鬬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
越將凶吳將昌也　馬嗥者吳伐越道
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嗥

史記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

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國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

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龢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新書〕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甗戴甲號唫告卑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溪徼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將忘吁帶沐浴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閉宮為犢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越絕書〕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為目魚池其利不租〔吳越春秋〕越王與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〇今本無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其知

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皐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

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越絕書】女陽亭者句踐入宦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國語】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食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史記】何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

鎭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史不言句踐自入臣吳

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之罪邪諸大夫之責

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大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

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
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爲傭隷妻爲僕妾
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知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
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
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人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
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
以爲薄五帝德厚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三守暴困之
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爲隷演易作卦天道祐
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輔臣結
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
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　之利名

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

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聞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

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𦲷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
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若成曰發
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
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
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
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
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
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陳飛
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
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
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

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從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

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

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

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埽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埽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句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

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
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
哉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
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大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
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
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
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
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
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眞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
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

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句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說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

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句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旣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說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

不慮萬歲之忠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意邪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

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說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

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視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大夫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國語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

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
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
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
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
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
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
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
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孰民乃蕃
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
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
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

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内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吳越春秋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西至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

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立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

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上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冠其山巔以為靈臺起離宮於淮陽宿臺在於高平

駕臺在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在於襟山句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多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

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黨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

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說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說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

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越絕書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照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照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衛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种六山飾治爲馬箠獻之吳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步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 【拾遺記】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美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于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吳越春秋】越王念吳欲復讎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敵文引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潰病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

【史記】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

至丑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吳越春秋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忠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疆於齊

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搆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熻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

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沈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敎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左傳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

爲也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闓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諸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

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於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

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　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稾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

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蛇龍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說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凡此九術君王閉

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說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溼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

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
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必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
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
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邪何以備之范子曰
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
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
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
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
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
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
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

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

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

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爲惡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

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知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

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

稷爲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讎爲之柰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己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屍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讎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

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絶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

地平以此爲天圖篇漢書兵權謀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名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己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於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

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彌弩不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塥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

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

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

友有德忠者友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

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

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

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穬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吳越春秋　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倪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眞僞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眞僞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春

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曆象四時以下蓍上虛設八食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句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史記]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子曰計然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同利也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

不足也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左傳哀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越絕書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國語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旣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遲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反國四年魯哀九年也

吳越春秋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

蚩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說曰越貢二女乃句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

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絕書]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折株尚爲祠神女之處[述異記]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史記]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注疏引今本無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偸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吳越春秋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戰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劒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劒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卽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劒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

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兎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劒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

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敎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

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裹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
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
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
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
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
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
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
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
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
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況雄雌此正射持
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

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拾遺記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于今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名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鎁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越絕書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

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
長三百五十三步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　巫里句踐所徙巫
爲一里　巫山者越䰠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
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　[述異記]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
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句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櫟
頭山句踐貯米於其上舂積糠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劒洲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蓋
古制也　[越絶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
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鍜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
人謂船爲須慮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
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有
道術女說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
閶門之外三年重歸吳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曰昔爾行之後二
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
旣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
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
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若至吾家
致敬大王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
趣收重重走至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
而言曰昔韓重求玉大王不許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詣冢弔唁感其篤終
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繹史卷九十六

越滅吳下 范蠡附

左傳 哀公十一年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夫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國語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衍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

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
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
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
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
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
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
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
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
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
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
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

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國語〕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吳盤陽句吳其庶乎〔韓非子〕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越絶書〕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

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

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

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僭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

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幷弱勢在其上位

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鱉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

王鼙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說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

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遁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遁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敝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

王大說乃名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史記〕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家語〕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彊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陳說一案本出策士附會之談史記信之而為列傳家語又信之而益以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夫越之滅吳孔子卒已八年矣斯之不實居然可知

〔說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吾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左傳哀七年邾請救于吳有魯賦邾賦語此恐附談

〔越絕書〕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眾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闔廬口剬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鑠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鑠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說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少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人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

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彌食自愛愼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鑠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梧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傽傽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鏵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太息也王拊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因刪行轉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

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史記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吳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吳越春秋子胥諫吳王王怒非歸衆衣出宮宮中羣臣皆曰天無雲而宮中無泥露相君衆衣行高何爲子胥曰吾以越諫于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霧露霑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今本無　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

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亾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呂氏春秋　越國大飢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飢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財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于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曰不可與也夫吳之於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以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

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飢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不攻服仁者食飢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飢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飢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

越絕書 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者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糴於

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閒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爲臣爲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

而誅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邪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

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辯其君何必翾翾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疏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

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衆申胥遜遯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

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則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慹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

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劒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劒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

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

逸鄭楚之閒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閒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吳越春秋　子胥把劒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

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見被離而刖之［論衡］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

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疏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吉凶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

賜劍欲無死得乎肯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說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與子胥

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吳越春秋夫差師諸羣臣出國東門子胥江水濱諸臣併在夫差乃言曰寡人嘗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委令相國遂投江海自古以來濛濛哉哉如霧蔽日奠謝與言流下沾衿不自勝忽見樂自觴酒又言曰相國其可嘗神一與寡人相見胥即從中出曰生時爲人死時爲神靈遂大王復重祭臣諸臣持杯杯動酒盡左右羣臣莫不見之○今本無　越絕書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子胥死民思祭之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韓詩外傳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

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二年公

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

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

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

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

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

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

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

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

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

以難之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淮南子　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徹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

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韓非子】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吳越春秋】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吳王復伐齊恐群臣

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臲卼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秋蟬之喻切矣屢見而不厭由其言之發聽也

【說苑】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已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史記】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

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左傳 十三年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勿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

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

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

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㢋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絶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

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旣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

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

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辠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

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諸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穀梁傳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國語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

憂卹不雎下士之不康靖令伯父曰勠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辠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辠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

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

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韓非子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韓非子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

韓子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敎焚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墨子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敎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淮南子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

【左傳】哀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說苑】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

【史記】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

【國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曰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

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

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

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吳越春秋】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躁躁摧長惡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飛鷹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

【左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國語】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晩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

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

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考左傳與吳語蓋自哀公十七年越敗吳于笠澤自此三戰三北於哀公二十年遂圍吳至二十二年滅之無不戰而潰之事此越語未備觀其辭似國語一書亦不出一人之手

左傳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

乎降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史記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按左傳趙孟降于喪食杜注云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而史記云晉定公卒趙簡子除三年之喪爲期正在越圍吳之年後又定出公十七年簡子卒越圍吳趙孟降喪食重複訛舛馬遷之疎也

吳越春秋 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一鬚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

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　二十

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國語］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辠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龢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

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

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辠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辠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

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韓非子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越絕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餐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卽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卽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而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從功越王謂吳王

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頭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　宮城卑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　吳越春秋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修文御覽引今本無　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按諸書不載西施所終惟夫滅吳未遠此亦當必有據

越絕書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因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

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問曰吳亡而越與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溼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韓非子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

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說苑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

越絶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祖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

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内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絶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霸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爲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

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國語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

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

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

吳越春秋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管絃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

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悋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三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說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說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

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

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越絕書〕〔若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二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

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享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

蒐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蒐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劒種得劒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來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劒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絕曰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美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

越絕書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此妄也是時孔子卒久矣　紀年晉出公七年於越徙都瑯琊　水經注瑯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瑯琊）

吳越春秋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葬琅邪三穿

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說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冬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秦桓公皆作脩共公

淮南子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韓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

愼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

[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此卽前事而述者較異也當何從將無梁王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爲之野者而王反說之

[新論]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

[新序]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恣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恣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左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

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吳越春秋何踐寢疾將卒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誡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新序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棄領謝室梁如處車裂

同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崩至內崩而死

越絕書問曰何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僞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當明于天下

太平諸侯和親四夷崇德欵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莝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

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柰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已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遯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德則屢中貨財

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

史記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

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黄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

千金予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
百金至楚莊生家貧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
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
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
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
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
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
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
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
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

錢之周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

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列仙傳】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闕子】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朱公方擁膝蹲踞柭頭而笑鄰人曰闕子喪將嗐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嗐何鄰人之不通也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養魚經】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納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

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兩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錢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銘鏻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弁椒

【新序】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說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

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漸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新書同
吳越之事見於左氏內外傳史記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詳
哉其言之矣吳越同域也爲讎敵非吳有越越將有吳勢使
然也二國之兵端始於魯昭公三十二年釁自吳起越受其
伐既而闔廬入郢允常乘虛以襲吳都越獲報矣檇李之役
句踐敗吳闔廬傷趾而死夫差嗣立臥薪嘗膽義不與共戴
天戰勝夫椒遂以入越子報父讎何其壯也夫吳楚交惡累
年玩兵吳獲勝楚越議其後是越人黨楚以撓吳也夫差積
謀深計而克勝焉師保會稽國存一綫若滅越則楚國可定
吳霸可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亟許齊晉寧獨外

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信其詐䛕許以行成伍員强諫不聽伯嚭貪佞取容於是稱兵上國老師齊陳俾越人生聚教訓陰謀沈慮朝夕欲圖其後而夫差不悟也哀公十三年越入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滅吳越人兼有吳土號稱霸王驅役中國誰實使然曰夫差爲之也然則夫椒之勝適以誤吳而速其斃耳艾陵之戰吳獲齊卿黃池之會吳先晉歃中國之胥而爲吳不知吳之胥而爲越也吳入郢經所特書而入吳隨之會于黃池經所特書而入吳又隨之唯哀公元年吳實入越不見於經越人究竟滅吳經若曰吾見越之入吳不見吳之入越也春秋喜闔廬之壞楚又懼夫差之先晉於赫然兩霸之日忽繫入吳之文曰夫差而欲圖中國而果能哉

乎越人一舉而殺闔廬再舉而沼吳國其君含垢蒙恥其臣忠計善謀讀史至此孰不悲其志而感慨焉惟是魯以宗國非能自振崇吳以會復勸吳以兵使夫差師頓於疆外禍深於國中者魯爲之也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亦非無因也

繹史卷九十七

春秋第六十七

王朝交魯定靈昏·齊附

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始都洛邑在位五十一年其四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之所託始

【左傳】隱公元年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左傳】三年春王正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

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說苑】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左傳】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

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左傳作君氏隱公之母也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太子洩父之子曾魯隱公四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

【左傳】七年 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何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春秋時魯衛之間戎實宅焉貶衛而戎之於例未安 九年 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桓公四年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五年 仍叔之子弱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仕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魯桓公十六年即位在位十五年

【穀梁傳】莊公元年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左傳】三年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公羊傳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

歸往也

僖王名胡齊莊王之子魯莊公十三年即位在位五年

惠王名閬僖王之子魯莊公十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穀梁傳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魯使也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魯僖公九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

左傳 僖公三十年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傳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文公元年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三年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公羊傳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穀梁傳 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魯文公九年即位在位六年

左傳 九年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傳】求車猶何求金甚矣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左傳】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魯文公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魯宣公三年即位在位二十一年

【左傳】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十年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成公五年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魯成公六年即位在位十四年

左傳 八年 秋召桓公來錫公命 公羊傳 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魯襄公二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左傳 襄公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十五年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傳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

書過我也〔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二十八年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景王名貴靈王之子魯襄公二十八年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名丐景王崩子猛立是爲悼王尋爲子朝所弒晉人立敬王子猛之母弟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即位

在位四十四年其三十九年爲獲麟之歲而春秋終矣

〔公羊傳〕定公四年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公羊傳〕十四年石尚石尚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周之行禮僅傳石尚之好名

〔左傳〕哀公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春秋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傳無異說
三者天子之通稱也天子至尊不可貶責故春秋無貶王之
文而失禮亂紀之事或貶王臣以示譏隱公元年天王使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咺不應名
而名是貶咺也貶咺所以責王也王臣下交必本王命故曰
天王使某隱公元年祭伯來傳曰非王命也此私交也三年
武氏子來求賻傳曰王未葬也平王在殯新王未行爵命聽
於冢宰故稱父族又不言使也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
不書王命未葬也雖踰年矣而未葬猶不稱使也若祭公之
逆王后則昏禮不稱主人例不得稱使矣天子無求有求則
譏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

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推是以論求賻求金皆非禮也天子錫
命其詳不可得而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而加錫或
已薨而追錫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此即位而見
錫也蓋賜以命圭合瑞爲信若傳稱賜晉侯命是其比矣晉
侯受玉惰因是知錫命之有玉也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
桓公命此已薨而追錫也蓋追命之以襃稱其德若傳稱追
命衞襄公是其比矣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此歷
年而加錫也不知其何以故傳言賜齊侯命及策命晉侯皆
命爲侯伯成公又非其比意者仍是合瑞之禮荷以得之爲
榮故不復譏其緩爾齊衞晉之錫命不書于經不告也王臣
之稱左氏雖不發凡言例而尋繹經傳有可得而知者王之

公卿書爵祭伯凡伯是矣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矣元士中士書名劉夏石尚是矣下士稱人王人命洮是矣或舉官而言之祭公及宰是矣何以知其然邪宰咺之歸賵也緩而書名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曰父在故名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未識何宰但貶而書名則法當書字是大夫稱字之例矣然王之卿士有無爵者如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未知書之於經其稱若何滕侯之先為周卜正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周制大夫固多有爵者將何以稱之然則卿士而無爵或亦書字但不可越字而稱名大夫而有爵或亦書爵復不可舍爵而書字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劉夏非卿而

名對言之則卿亦有書字之理王臣之見於春秋者衆矣祭伯也凡伯也毛伯也召伯也單伯也尹子也劉子也單子也其閒未必無大夫南季也榮叔也家父也王季子也其閒未必無卿第無由考徵姑依例以言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弱也譏使童子出聘本父以稱子然而書其父字其父大夫也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微官而授大事褒稱其字然而猶冠以王人王人下士也褒貶因事以生義而例必存於經有如此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王臣之來聘者七來者一來求者三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會君臣之朝聘于周者八會葬者四綜其事而論之其得失大略可見也平王四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春秋於茲託始

而宰咺以失禮書名祭伯以私交不稱王使東遷之始王春秋之首事經兩譏焉下此尚何望乎平王崩而魯不奔喪隱公之無禮也桓王二十餘年五聘于魯求車求金瀆而不恥而入朝無聞焉桓公之不臣也甚且凡伯銜命以來境外之患魯人不備衞人不救委王臣於草莽諸侯寧知有天子哉莊王七年而葬桓王魯僅一會逮僖王惠王之世王使不出魯臣不往春秋絕而不書雖祭叔有交世子王人有會曾無一介之使至于京師綱紀久弛上替下陵君不君而臣不臣天下不知其非豈獨一魯哉襄王春秋之賢王也僖公春秋之賢侯也僖之事襄從齊桓于首止以定位從晉文于踐土以復辟兩朝王所恪慎無懈襄之於僖生則周公報聘死則

叔服會葬錫命其子賵葬其親上下有禮春秋之所僅見意
霸業隆而王室尊天下咸識天子之大抑王之於魯又何周
詳篤厚也頃王初立有女栗之會歷匡王定王周魯使絕至
宣公九年仲孫入聘季子下報蓋王使來徵獻子始至非宣
公志也公在位之年屢朝于齊而不朝于王奔齊喪而不奔
王喪遣卿會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專事大國而已寧知有
王哉身爲篡弒九伐不加而王聘下答無王之悲至此極也
魯成公嗣位朝貢不修簡王忽有錫命越三年始以伐秦之
役道過京師靈王享國二十有七年僅叔豹之一至何寥寥
也景王崩猶使叔鞅會葬敬王即位王室大亂反無一使以
相問政在季氏昭公出奔彼意如不知有國君安知有天子

然自召伯錫命以及石尚歸脤上下百年天使兩出王命其日惰矣古者列國有朝王有巡守歲時聘問吉凶告赴所以篤親親存紀綱也魯諸公之朝齊晉與楚者三十有三而朝周僅三諸大夫之聘於列國者五十有六而聘周僅五故隱桓之世惜王命之日瀆襄昭之世哀王命之日惰瀆與惰自上始未可盡責之天下也周之衰也何日之有

小國交會

杞　姒姓伯爵周武王克殷封夏之後東樓公於杞傳西樓公題公謀娶公武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公羊傳　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左傳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傳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我入之也　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穀梁傳　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　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穀梁傳 僖公五年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公羊傳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左傳 二十三年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公羊傳 三十一年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文公十二年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公羊傳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 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

婁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成公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穀梁傳】五年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據左氏杞桓在位七十年矣亦享國之長世者

滕 姬姓侯爵周封文王之子叔繡於滕

薛 任姓侯爵帝顓頊之裔孫奚仲仲虺之後

【左傳】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左傳】文公十二年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襄公六年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三十一年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公三年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二十一年薛伯穀李同盟故書

宿　風姓男爵周封伏羲後

穀梁傳隱公八年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州　姜姓公爵亦號淳于神農後

左傳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穀　嬴姓伯爵或曰嬴姓

鄧　曼姓侯爵殷時支封之國

【左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與日也○醒按

曹　婳姓伯爵周武王封文王之子叔振鐸於曹傳大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幽伯戴伯惠伯繆公桓公三十五年人春秋

曹羈子臧並附

【左傳】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

已多乎道

左傳 十年春曹桓公卒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公羊傳 莊公二十四年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傳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曹羈事不見於他書郭公之文闕則誤耳二傳說㳄無文義 二十六年 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穀梁傳 不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詩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

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詩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詩說】蜉蝣君急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

【左傳】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成公十年夏曹宣公來朝十三年曹宣公卒于師【穀梁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禮記】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檀弓○預主之誤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時正也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襄公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　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

言其眸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乎國或爲主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立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牟　曾姓未詳或云祝融後

葛　嬴姓附庸

【公羊傳】桓公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小邾　曹姓子爵邾之分初號爲郳附庸

【左傳】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

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昭公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蕭　附庸或云宋支庶蕭叔大心平宋萬有功封於蕭

【公羊傳】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不言其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鄫　姒姓子爵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鄫

【左傳】僖公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郜　姬姓子爵周文王之子封於郜

【公羊傳】二十年郜子來朝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介　東方國

【左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傳】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其曰來卑也

郕 姬姓伯爵周文王之子封於郕

左傳 文公十一年 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公羊傳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郯 嬴姓子爵少昊之苗裔

左傳 宣公十六年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戎居魯衛之閒者

左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

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左傳 桓公二年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穀梁傳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莊公十八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公羊傳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傳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白狄 姬姓子爵與赤狄種異

左傳 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春秋十二公之世來朝於魯者一十有五國杞紀滕薛穀鄧曹邾牟葛小邾蕭鄶郜郯是也州介白狄或來而不復或禮有未備故皆稱來焉諸侯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例稱爵下此

爲附庸附庸未有爵命不得爲諸侯其例稱名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公魯晉齊衛陳蔡邢紀鄧爲侯秦鄭曹杞薛穀滑北燕爲伯楚莒邾滕小邾吳越徐郯郜鄫沈頓胡爲子許宿爲男茲三十四國於經最著云滕薛初稱侯自桓公二年滕始書子莊公三十年薛始書伯或曰自降也或曰時王所黜也樂正子記曰滕薛二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一證也二邾初爲附庸故儀父書字郳犂來書名其後皆書曰子蓋時王所進也二邾附庸可以王命進滕薛爲侯亦可以王命黜但未知杞初稱侯至莊公二十七年稱伯僖公二十三年稱子文公十年復稱伯襄公二十九年又稱子倏升倏降又誰命之也春秋魯史

止本國不可稱爲魯侯故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公
死則謚曰某公故傳於列國皆稱公經於葬皆舉謚稱公吳
楚僭號稱王是以不葬若葬將書曰葬某王爲是絕而不葬
也所以知附庸稱名者何莊公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名未
王命也釋稱名之義無貶責之文是例之當名矣五等之爵
不生名其或生名者貶也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
來朝傳曰名賤之也僖公二十五年衞侯燬滅邢傳曰同姓
也故名貶而名是知例不當名也至於奔執歸入則或名或
不名經不一法左氏無明例蓋從其國之告辭因以書之公
羊氏曰失地之君名其說同於曲禮然於經多違異有不盡
然者姑闕疑焉若夫嘉而書字則君與臣同例隱公元年公

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此附庸之君也桓公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此諸侯也是以知六等之君皆可褒而字之若許叔若紀季是其類矣公侯之稱子者何僖公九年宋子會於葵丘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者未葬之稱既葬則稱爵文公十八年子卒傳曰諱之也諱其弑猶以未成君告故以子書僖公二十五年衛子盟於洮成公上述父志降名稱子故嘉而從之二十八年衛子盟于踐土是時衛實無喪叔武攝位未有成命故亦以子書此三者因變而合於禮矣知公侯在喪稱子之為禮則知宋共公衛惠公定公皆先君未葬而稱爵為非禮知述父攝君者猶不

稱爵之爲禮則知晉太子州蒲代父而稱侯爲非禮觸類而
通之則是與非昭然見矣杞伯之稱子貶也僖公二十三年
杞子卒傳曰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傳曰用夷
禮故曰子襄公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傳曰書子賤之也卒也
朝也盟也三者異事而同貶故重例以明之楚之初號爲荆
後乃改號爲楚亦猶小邾之初號爲郳邾至戰國號爲鄒鮮
虞之後號爲中山國有二名非貶也公羊氏曰荆州名也州
不若國穀梁氏曰狄之也夫楚之爲狄久矣猾夏日甚何獨
於初貶焉諸侯之貶或至沒而不書成公二年盟于蜀傳曰
許蔡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故諸侯之貶有稱子有書名
有削而不書盡矣未聞有稱人者唯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

葛人來朝公羊穀梁氏皆曰夷狄之杜氏以爲三人者皆附庸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蓋據左氏原無貶君稱人之例杜是以推而臆斷之按經書人而傳言諸侯者十有一左氏皆不發例在當時告命記注之異抑固不可以逆揣乎在禮君行曰朝卿行曰聘故朝者諸侯朝於天子國君朝於國君聘者君使卿行執玉幣以相存問夫諸侯朝於天子可也諸侯而自相朝何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是諸侯亦有相朝之制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非若後世之以彊服弱以衆制寡至使小國之君奔走弗寧也聘禮曰小聘曰問問不足記故春秋止書聘而不書問凡諸侯父死子立爲一世新君

既立彼或來朝此或往朝之皆爲世相朝之法雖舊典泯闕而春秋猶有行之者文公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來朝也襄公元年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曰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邾之來朝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此於周禮世相朝之法蓋有合焉文公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既曰古制矣而周禮無文者何蓋一世一朝疎闊太甚其閒年必有相朝之制且一新一舊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周禮特舉其大者爾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

信卑讓之道也此曰卽位卿出並聘襄公元年曰卽位大國聘焉是新君初立有交聘之法一如相朝之禮亦非但一世一聘而已閒年之聘又可類推也自霸主爲政因時制宜非復周法之舊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蓋以五年再相朝往來太數故更制從簡霸主未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或否是以邾曹之君猶能率舊章以合周禮文襄德衰朝聘無復常準悼公又從而更命之襄公八年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是亦上同文襄耳而周禮不行久矣魯之朝聘於列國皆書曰如如者書其始事也未知其終事與否故朝有至河而復者聘有至黃乃復不至而復奔莒者安得於其始遂書曰朝某聘某乎僖

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朝而後書之故不言如也列國之朝聘于魯皆書曰來朝來聘書其終事也彼固已朝已聘矣若偕至而同行朝禮則兼書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其事矣若皆至而各行朝禮則各書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其事矣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就於穀地以朝故不言來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襄公十八年白狄來來而不能行朝禮故不言朝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寔來傳曰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以朝來言朝則置而不反故變文言寔來焉若此之類皆據事直書公羊氏曰兼言之何微國也夫穀鄧之不大於滕薛明矣是故弗取

也外相朝亦書曰如然必告而後書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齊欲襲紀紀懼而告魯也州公如曹爲明年寔來書也文公十四年單伯如齊爲魯如齊故書也襄公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言比諸魯大夫也魯覿之於晉故變例書之也外相如者多矣餘不具書則無關於魯事又不來告故耳魯之朝聘於天子者八而朝聘於列國者九十魯之所朝者晉齊與楚而朝魯者滕薛曹邾等小國而已杞七朝而止於成曹五朝而止於襄小邾五朝而止於昭邾七朝而止於定滕五朝而訖於哀列國之述職於王朝者春秋闕如而自相朝見何僕僕也春秋鄧辟陋牟葛旅見羣然而走於桓杞姬之子鄫姬之夫羣然而走於僖曹五年而兩朝於文小邾十

一五年而兩朝於昭杞紀昏媾薛介比鄰邾婁仇讎或諸難而不存或不敬而致討或始終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之諸侯何可長也總之東遷以後周禮之不絕如綫矣列國之君唯利是視滕薛諸小國之朝魯猶魯之朝於晉齊楚諸大國也是以齊晉更霸之日曹遂恃霸而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恃昏而不至滕與二邾迄乎春秋之末猶栖栖兩覲之間蓋式微甚矣小國託重於魯故亟朝於魯至小邾子被執於宋不聞魯救是魯之不能庇小邾也然自僖公保須句而須句滅襄公屬鄫而鄫亡魯人之不能字小也久矣何況乎定哀之世哉

繹史卷九十八

繹史　卷九十八　三

春秋雜記

郊祀

【左傳】桓公五年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公羊傳】八年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亡士不及兹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左傳】十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何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何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嘗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傳僖公十一年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左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

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左傳 文公十三年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典貴矣亦復風雅

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左傳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 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七年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公羊傳 十年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穀梁傳 十七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左傳】襄公三年秋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穀梁傳】十一年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大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雜記

左傳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穀梁傳定公元年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

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公羊傳十五年 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穀梁傳哀公元年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

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
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卜免牲
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
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
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
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
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
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
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
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

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論郊甚悉曲折以盡義

朔閏

公羊傳 隱公六年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穀梁傳 九年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桓公元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穀梁傳 十四年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公羊傳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左傳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文公元年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六年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公羊傳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十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 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蒐狩

【左傳】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說苑】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其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以豢

牢其謂之田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左傳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古者風雅罷括子亦主言而歸本仁義

曲終奏雅

左傳 七一年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傳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 二十二年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城築

左傳 隱公元年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七年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傳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 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左傳 九年 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 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 冬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穀梁傳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

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其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穀梁傳】三十一年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澤藪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澤藪之利惡內也【公羊傳】春築臺

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夏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左傳】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文公七年遂城郚遂繼事也　十二年城諸及鄆書時也【穀梁傳】稱師師言有難也　宣公八年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書時也【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十八年築鹿囿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穀梁傳】定公六年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十六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左傳 隱公元年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公羊傳 三年 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穀梁傳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五年 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公羊傳 何以書記災也

左傳 六年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九年 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傳 震雷也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

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公羊傳三年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公羊傳五年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公羊傳八年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十四年春無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無冰時燠也十七年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非公七年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

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義明透而語秀逸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麥苗同時也公羊傳十七年多麋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十八年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

朔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朔日諸侯朝朔

左傳 秋有蜚爲災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公羊傳 二十年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 其志以甚也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

災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春秋繁露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强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矣

左傳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

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曷爲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春秋繁露】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左傳】二十九年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公羊傳〕三十二年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
二年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春秋考異郵〕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立服避舍釋更徭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烈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三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公羊傳〕十年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紀年〕晉惠公二年雨金于晉〔孝經援神契〕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慹入斗也其度

〔左傳〕十四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十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公羊傳〕[illegible]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〇止言廟德而天戒隱然言外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

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二傳諸書法字字精微後世史家何處著筆

【公羊傳】二十年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

【左傳】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旱時正也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爲災也【公羊傳】何異爾不時也 三十三年冬霣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霣之爲言猶實也【韓非子】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菽當爲草

【穀梁傳】文公二年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左傳】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一【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絶于洞【公羊傳】九年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志之也 十年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

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十五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公羊傳】饑何以書以重書也

宣公十年

十五年 冬蝝生饑幸之也【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成公元年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公羊傳】三年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以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禮記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檀弓）

左傳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國語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爲速也若逡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爲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問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泝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十六年

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襄公二十四年

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

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左傳 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玆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二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紀年 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六年冬十二月桃杏花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二十五年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

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

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

何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
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
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
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
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
故弗克　公羊傳定公元年冬十月霣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公羊傳二年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紀年晉定公六年漢不見于天十八年晉青虹見　二十年洛絶于周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家語】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不若當[illegible]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此問答亦附益之語 【公羊傳】四年蒲社者何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經年晉定公二十八年許絕于舊衛 年 十二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三年孛
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春秋感精符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讒之何盈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

問春秋因魯史而作也於內事則或詳或略於外事則或存或否其義可得聞與曰國有大事朝聘會盟侵伐滅取奔放弑殺死喪災異諸侯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記之簡牘簡牘所記詳錄本末雜采辭令約文著義乃登于策周公之典禮存焉既已書之于策文以告赴鄰國鄰國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告赴也者所以重大事辟怠慢昭告于同姓異姓敬慎之至也隱公十一年傳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

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文公十四年傳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然則於外事必告而後書不告則不書此所以或存或否也於內事則小事不書舉大事典大衆然後書之祭祀田狩國之常典例亦不書必失時違禮乃書之以示譏土功必書重民力也而非公命者亦不書災異必書謹天變也而不爲災者亦不書此所以或詳或略也國有祭典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分言之則有三名統言之曰祀而已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此言祀有常時也四者咸指月之中氣自茲中氣以迄來月中氣之前三旬之內皆爲祀

限若踰斯限是謂過時故卯月猶可郊子月猶可烝也凡祀
需通指天地人鬼之事然文止舉郊雩嘗烝不言地祇與礿
祠者傳舉周之舊典裁約爲文經之所無從而略之三望者
祭國之分星名山大川望而祭之故曰望望因郊而舉者也
禘三年而一舉若薨三年喪畢致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
祧因大祭以審諦昭穆之序於是遂以三年爲節禘爲吉禮
故必三年之後於廟行之除喪卽吉卜日而行無復常月也
僖公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
烝嘗禘于廟此祭祀吉凶之節也吉禘之後率三年而復舉
仍計除喪之月卜日行之則是新君卽位法當三年一禘五
年再禘八年又禘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非禮

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姜氏淫而與殺四禮有闕不得致主于廟僖公疑其禮歷三禘而終致之書之以顯其非常焉夫郊與禘皆天子之禮魯何以有郊天子之所命也魯何以有禘天子之所命也皆爲周公也魯以周公勳勞得用天子禮樂又得以天子之禮廟祀先公故郊禘爲魯常祀諸侯雩其山川唯天子得雩上帝曰大雩魯得郊天故大雩爲魯常祀望郊之細也烝嘗宗廟之時享也故望與烝嘗亦魯之常祀常祀不書其書皆譏也不書無譏也郊矣不在三月雩矣不在六月嘗以秋而烝以春夏皆失時也郊有九而龜違者四牛傷者四望有三而在不郊之餘烝有二而歲再用之雩二十有一而時或兩用

月或兩舉此又失中之失亟書之以示譏矣曰禘曰吉禘曰有事曰大事皆禘也或以逆書或以致夫人書或以逆祀書或以卿卒書皆譏矣經據事以立文傳互考以見義郊之僭不譏而譏其過禘之僭不譏而譏其失災餘而嘗猶為過中之得去樂卒事猶為僭中之禮微乎微乎非聖人其孰能修乎天子頒歷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以其告廟亦謂之告朔此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其在歲首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夫聽政必於朔者人君設官分職委任臣下使非躬親考驗則忠惰不分亂言移聽朝政日偷國家之敗端必由此是故簡其

節敬其事告廟聽治顯衆以斷之用是上下交泰官治民安也文公以閏非常月因闕其禮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以已也自是其禮寖廢諸公多不能舉定哀之際餼羊徒存子貢感而欲去怠政棄禮實自文公始矣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傳曰疾也以疾廢朔可也無疾而廢之可乎視朔國之常事常視不書而唯書其失失亦不勝書書其一二以示法而已僖公五年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視朔者月朔之禮登臺者日至之禮公以朔至同日兩政並舉傳是以美而記之登臺雖不見經然亦國之常典傳因廣記而備言之爲田獵者國家所以教戰也周官大司馬之

職仲春振旅以蒐田仲夏茇舍以苗田仲秋治兵以獮田仲冬大閱以狩田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古者教戰用獵事本相因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是以四時之隙咸用獵事其禮不同其名亦異治兵振旅即周禮春秋教戰之名而傳稱三年者然則四時之外復三年而大舉亦猶時祭之外復有禘祭乎教戰近於習殺故繼之以田獵田獵患其盡物故約之以三驅農隙而講非黷武也鳥獸之肉以登於俎皮角羽毛以登於器非禽荒也既有常時復有常地擇山澤不毛近國隙地而為之春秋之蒐狩必多矣何以不盡書其苗獮蓋亦有矣何以絕不書苟非失時違地則亦國之常事常事不書所書

者數事而已皆譏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書時
禮也春秋之正月即夏時之仲冬故傳以得時爲禮然而猶
書者郎非地矣何以知書地之爲譏乎隱公五年春公矢魚
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觀魚故言非禮于棠故言遠
地是知書地者皆譏矣春秋蒐閱治兵皆不書公非公之不
臨之也國之大事曰祀與戎非一人之私事故例不書公若
乃怠慢之主比於禽荒其田獵非因教戰而行則特稱公以
顯之郎棠之類是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狩于大
野蓋得狩地故不言地虞人修其掌職故不言狩者春而狩
亦非夫時然而猶書者則以獲麟故爾麟者仁獸聖王之嘉
瑞也聖王不作麟出遇獲孔子傷之故因魯史以作春秋所

感而起因以爲終焉此其義也國家之大城築修作所不能
廢然而謹妨民務勿奪其時故爲察天行以制常節莊公二
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土功之
總例也土功力役之大國家重愛民力故每事必書隱公元
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
公命也然則但出公命其得時與否皆在所書矣莊公二十
八年冬築郿傳曰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此別城築之名也大者爲都雖無廟主亦
謂之城城漆是矣漆者邾庶其以之來奔寧得有先君之廟
乎小者爲邑若有宗廟亦得稱都以宗廟而大之也郿本邑

也而又無廟所以書築傳因是而發例言凡邑則非他築之例若臺囿與館咸謂之築無大小之殊矣臺囿館之言築創始之名也門廄兩觀之言新修舊之名也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春秋分爲日中馬以春分出牧秋分入廄此其宜也春而作廄既失民務又違馬節故傳稱不時而發馬出之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傳曰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土功既有定例唯開閉之急務須隨其壞時而修之不得俟土功之候今僖公無故春作南門故譏其不時因別起從時之例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諸凡不急之務游觀之處自有土功之限而亟亟勞民胡爲者城二十有三而違時者十二築有八而違時者六

新作三而違時者一春秋之事不勦民者鮮矣役而失時書之所以為戒即役不失時然而民力殫矣三時耕不獲一時之息是皆不可以已乎人君代天理物保民制治皇極建而休祥臻五事乖而咎徵至若形聲影響是以先王慎之其在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詩人閔之而發為咏歌聖人錄之而著為監戒俾見災知警修德弭禍焉春秋之世人事不修而陰陽沴戾在天則為薄蝕隕孛在地則為震動崩陁在物則為麋蜮螽螟或雨雪震電乖時令之宜或李梅草菽違寒暑之節或灝年水旱或四國同災在內則為災必書在外則來告

必書至於日食星變尤昭昭在上故事事謹而志之也日者衆陽之會人君之象日月之會恒在於朔月行掩日則日爲之食歷家所推復有盈縮之異故有積歲不食者有浹月而食者術存於星臺之官非經所急經雖據見諸天者曰日有食之而已日食應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前止失日後並失朔推此爲例諸朔日不具者皆官失之過矣日食陰乘陽也至於正陽月朔陰慝未作陰尤不宜侵陽是以君子惡之正陽建巳之月則周之六月也莊公二十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經雖書六月以長歷推之實爲七月置閏失所以致月錯不當鼓而鼓失其時矣鼓當于朝而于社失其地矣社當用幣而用牲失其用矣一舉三失故傳譏非常旣以明禮因以正時也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雖不失常月然禮不可僭越天子貶膳修省鼓社以責羣陰社爲上公之神諸侯位卑但宜用幣以祈退而伐鼓用以自責今則鼓社用牲猶有二失故以非禮書也星孛爲妖亦謂之彗傳云除舊布新亦云除穢經雖不言占驗而以妖變非

常用是書之昭公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而經不書蓋魯不見爾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傳曰夜明也夜中星隕如雨傳曰與雨偕也變異非常故書于策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午朔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也宋人以異來告是以並書星之隕也至地爲石星隕不言石者見星之隕於上不見在地之驗也隕石不言星者見在地之爲石不見其隕於上也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傳曰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八日之內震電雨雪陰陽錯行故以時失而書因發霖雪之例然經不言霖蓋經誤爾雨雪寒煥各有定時反則爲災故大雪無冰隕霜殺菽過寒不冰李

梅冬實皆以時失書矣桓公元年秋大水傳曰凡平原出水
爲大水廣平之原猶出水則爲災可知故經之於水悉以大
書之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傳稱公使弔焉往弔所以書也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
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是年日食失禮而大水又失禮
因發天災之例天災無牲而魯皆用牲大水不鼓而魯復用
鼓二者皆非常傳故舉例以明之也夫旱即不雨經何以或
書不雨或書旱乎春秋之法雩而得雨書大雩雩而不得雨
書旱旱而不爲災書不雨僖公三年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
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是其例矣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爲
災亦不書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傳曰爲災也二十九年秋有

蜚傳曰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言凡物則諸物皆然螽食五穀螟食苗心多麋害稼皆以爲災書也蜮含沙射影蜚惡臭傷人嫌非害稼之物故於此發傳焉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傳曰隊而死也自上而下爲雨故雪曰雨雪雹曰雨雹螽曰雨螽螽死則不爲災宋人以爲天祐是以來告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傳曰幸之也是年秋螽矣至冬而子復生遇寒而死不能爲災故雖饑猶以幸書非幸饑也幸蝝生而五穀熟則書有年五穀大熟則書大有年五穀不升則書饑五穀盡無則書大饑若但言所無而不書饑則以未至困民也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曰不害嘉穀也嘉穀尚可更種是以不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禮也

得羅於齊以甦民困故以告糴爲禮終亦弗饑春秋水旱螽螟之災甚多其書饑者三而已其餘非盡諱饑也天災物害所指在物無麥無禾所指在穀饑與大饑所指在民民有菜色野有殍殣經之所以書饑也天災物害敗禾傷稼經之所以書水旱螽螟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傳曰饑而不害此其徵與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書災十有一而書火止一其餘皆天火也聖人重天戒故特異其名曰災外災之書皆從告也春秋之災異以百數計矣而不爲災與不告者弗與焉當是時天子微弱諸侯僭亂大夫專恣天下皆務爲彊陵衆暴戰勝攻取以至弒君三十二亡國五十四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或人事先見而災變輒應或妖孽先兆而禍亂隨之國君惛然不悟而災異之文史不絕書仲尼所由憂患而作春秋與夫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是以宋景三言熒惑退舍子產治鄭火不再作若乃昏庸之主罔知悔禍天心怒而不懼人事違而弗察雖禍至如丘山無由識之矣小則臣離民散大則身弒國亡可哀也夫問者曰春秋雖舊史兼記天下之事於列國之舉大事與大衆勸善懲惡宜無不書必待其來告何也曰春秋之法固詳內而略外徵信而闕疑會盟征伐魯若親與其事則告廟書策不須鄰國之告若列國之師出臧否勝敗禍福非告則無由知即或知之亦皆不書楚人滅夔臧孫聞而興歎魯非不知也而

不敢槩登于策若此者所以防謬誤辟不審蓋其愼也凶事曰赴他事曰告對言之則異名散言之則可通故他事不可言赴而凶事亦可言告禍莫大於享國承家反福則爲禍矣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傳曰王人來告敗是師敗有告也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王人來告難是君出有告也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衞傳曰且告以族不以名是臣違有告也十四年衞殺其大夫孔達傳曰衞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是殺大夫有告也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曰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是弑君有告也僖公八年天王崩傳曰王人來告喪[illegible]死喪有告也昭公十八年宋衞陳鄭災傳曰數日皆來告火是災異有告也敗滅告

則勝克亦告奔亡告則歸復亦告弑殺喪災有禍無福無不告也無不書也乃春秋之世則有遲棄典章怠慢不敬者告赴之禮多闕經無由書傳爲廣搜博采以補經所未備上稽周典則有不書以懲不敬之旨知皆仲尼因之以示法戒故往往發明其義焉隱公元年傳曰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僖公九年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令不及魯故不書二十四年傳曰秦伯納重耳不書不告入也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襄公十年傳曰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哀公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諸傳反覆申明以見經之所無皆不告也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不書卒者三秦穆之卒鄭䣝之弑許莊之奔皆有傳

無經邾莒薛宿閒書其率鄧息申隨唐蓼之滅經不載者於
傳多有莊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釋經
而別記他事是皆簡牘所存左氏采集爲傳仲尼修經不取
簡牘以補之者以爲合於不告不書之法因舊例以成新意
也例言滅不告敗勝不告克此互言其告也狄之伐邢非狄
能告克楚之滅庸非庸能告敗但有一告則遂書之矣周之
王也八百之國來同赴告書策之典諸侯必盡聞之矣魯秉
周禮故舊策猶合於典制晉乘楚檮杌不勝其刊正也春秋
所以因魯史而作哉問者曰外事不書以爲不告矣春秋之
法固詳內而略外徵信而闕疑則於本國之舉大事與大衆
勸善懲惡宜無不書然亦有不書何也曰內事之不書有三

一者不告廟不書二者非君舉不書三者隱諱不書桓公二年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故公行一百七十六而書至者僅七十九夫人行十二而書至者僅一其餘皆不告廟也隱公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此皆非君舉者也至若隱諱之義坊記曰善則歸君過則歸已隱惡揚善義存君親是以聖人作法逼有諱例僖公元年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諱無定體或諱大書小或諱小書大

皆當時臣子率己意而爲之隱在禮固有掩惡之法聖人有時而聽之也不奪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者若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但有一惡即書復非愛敬之義有傷臣子之心故諱惡爲禮無隱爲直兩不相違聖人立法以爲世教爲諱之法亦不一端有隱約其辭者有辟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至不見經者大都有例無凡唯盟扈二傳復發凡以申之聖人采舊章以爲新意是知掩惡隱恥莫非周之典禮云爾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會諸侯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推此而言諸不與及後至皆在所諱矣若夫追戎不言其來止公而以會至澶淵不書魯大夫孟子卒不書其姓皆隱約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刺諱弑君曰薨諱殺未成君曰卒皆辟諱其名也公出復入不書適晉不書葬晉景公不書晉人止公不書皆全隱其事絕不見經也其諱不同總歸諱國惡之義而已且諱惡之法列國亦有然者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三者皆弑而以卒赴在彼有所隱諱聖人不必盡革況其在本國也董狐書法不隱南史執簡累進彼志在疾惡此爲國諱惡聖賢有兩通之意並存之而可矣春秋書法有典策之舊體全經之通例傳所稱發凡五十是也有一事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先書追

書故書書曰之類二百八十有五是也毋弟二凡其義不異發凡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經有例而傳無凡者多矣又不止五十也傳雖取典策以備凡例然而裁約爲文不必用其全辭故有因一事而兼及諸例者莊公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文公三年沈潰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宣公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

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十八年邾人伐鄫子于鄫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成公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入曰復入襄公十三年取邿傳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定公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此兼舉之例也有就一事而特立一例者隱公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謂之禮經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傳曰凡公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九年紀季姜歸于京

師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
戎捷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曰凡諸侯同
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宣
公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
稱臣臣之罪也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
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
者則告不然則否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凡大子之母弟
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成公八年衛人來
媵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十二年周公出奔

晉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曰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昭公四年取鄫傳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此特立之例也有舊文實繁例但言經之所有者桓公五年傳言郊雩嘗烝不言地祇礿祠之祀略經之所無也有舊文本簡因連言經之所無者莊公三年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僖公九年傳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舍信小童經雖無文傳遂連言之也有經文不具而例並及之者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凡諸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四年許男新臣卒傳曰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

納幣傳曰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襄公十二年吳子乘卒傳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此皆經文所不具也有經文所無而傳獨舉其例者僖公五年傳言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此經文所全無也乃復有傳不稱凡實則一經之大例若諸侯五年再朝天子七月而葬國卿不會公侯天子不私求財常祀卜其牲日兵交使在其閒傳因事備舉而內外之禮例盡矣然復有變例者何十有二世之史官未必一法七十餘國之告赴未必同文故魯史雖善而不能盡善魚石惡入于家從亂若此之流違謬實多仲尼悉依周典

以正之乃善惡顯義周典可盡而褒貶微文周典復不可據聖人焉得不有獨出之義乎侵伐有例而齊衞來戕滅取有例而梁伯自亡齊告以族崔杼因而書氏董狐載筆趙盾遂爲首惡司馬可官而不可名天王可狩而不可名是以知聖人之作春秋也有依凡之例有遵凡之例有會史之例有參酌衆國之例有二百餘年之例有一時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見之例有大義遲疑聖心獨斷之例傳所以有雜稱二百八十有五與凡例五十如經緯之不相亂道竝行而不相悖也讀春秋者明於內外詳略之宜考於告赴隱諱之旨約於周公典策之法參於變例新出之義屬辭比事觸類而長庶幾筆削之微意抑亦可窺其萬一乎

春秋遺事

新書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䭐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有此後醒者也○宋有兩昭公此事不見於史

禮記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

踰月而后舉爵○檀弓

呂氏春秋　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

說苑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石䜩曰春秋有忽然

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呂氏春秋 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

說苑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交鳴鶚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待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

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口有脫誤未詳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禮記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使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

則可易子繼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吾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引檀弓

說苑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論衡

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繞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

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祠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新序作晉太子

列子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爲以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韓詩外傳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

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新序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莊子不知在魯何公時論語稱之）

新序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

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　吳有士曰張胥鄔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鄔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鄔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為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

矣士矣張晉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衲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月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

子遂活謂我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必不可以加矣

列士傳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能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宦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規昔思 同下操

華子尹文子叔儋子相與爲友聞楚成王賢俱往見之至崤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以華子爲賢乃洪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華子見楚王楚王知其賢陳酒設鐘鼓而樂之華子操琴而作別散之音楚王賜百金以葬二子

韓詩外傳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莫能備禮求焉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

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内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内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絶然後乗以歸君子謂孟姬好禮

衛宣夫人齊　之女也嫁於衛

誠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榮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此惟刪之之與説 臧文仲將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爲威魯國不容子矣凡奸之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能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

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與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鬭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居五年從車

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傳於後世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答子果以盜誅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賂遺外妻甚厚姒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

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莊子]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今本無似敬妻事福當作幅

[禮記]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檀弓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雜記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

以爲沽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檀弓

闕子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曰爲之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且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

於石梁

論衡　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　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熊渠事相類

尸子　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不欲中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淮南子　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

莊子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

魯般巧失母

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韓非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前而任後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相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論衡】魯般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

風俗通 公輸般之水見蠡曰見汝形遂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故周密矣

水經注 忖留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世本 公輸般作石磑

述異記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　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　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

列子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

而異之名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竝趨竝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値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淸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諸子稱宋元君或曰元王春秋有宋元公非王也未詳所指

史記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名博士衛平而問之

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衞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

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
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
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
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竝起風將而行
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
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
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
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
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
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

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衞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

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咎
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
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
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
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
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
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閒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
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
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
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

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怨怨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

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塊雖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脛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

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循乎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旁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

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說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剏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

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以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

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〇莊子設寓言而補生以補史傳可謂迂遠然反覆衍至二千八百餘言多用莊語亦文之奇傑者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說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閒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

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說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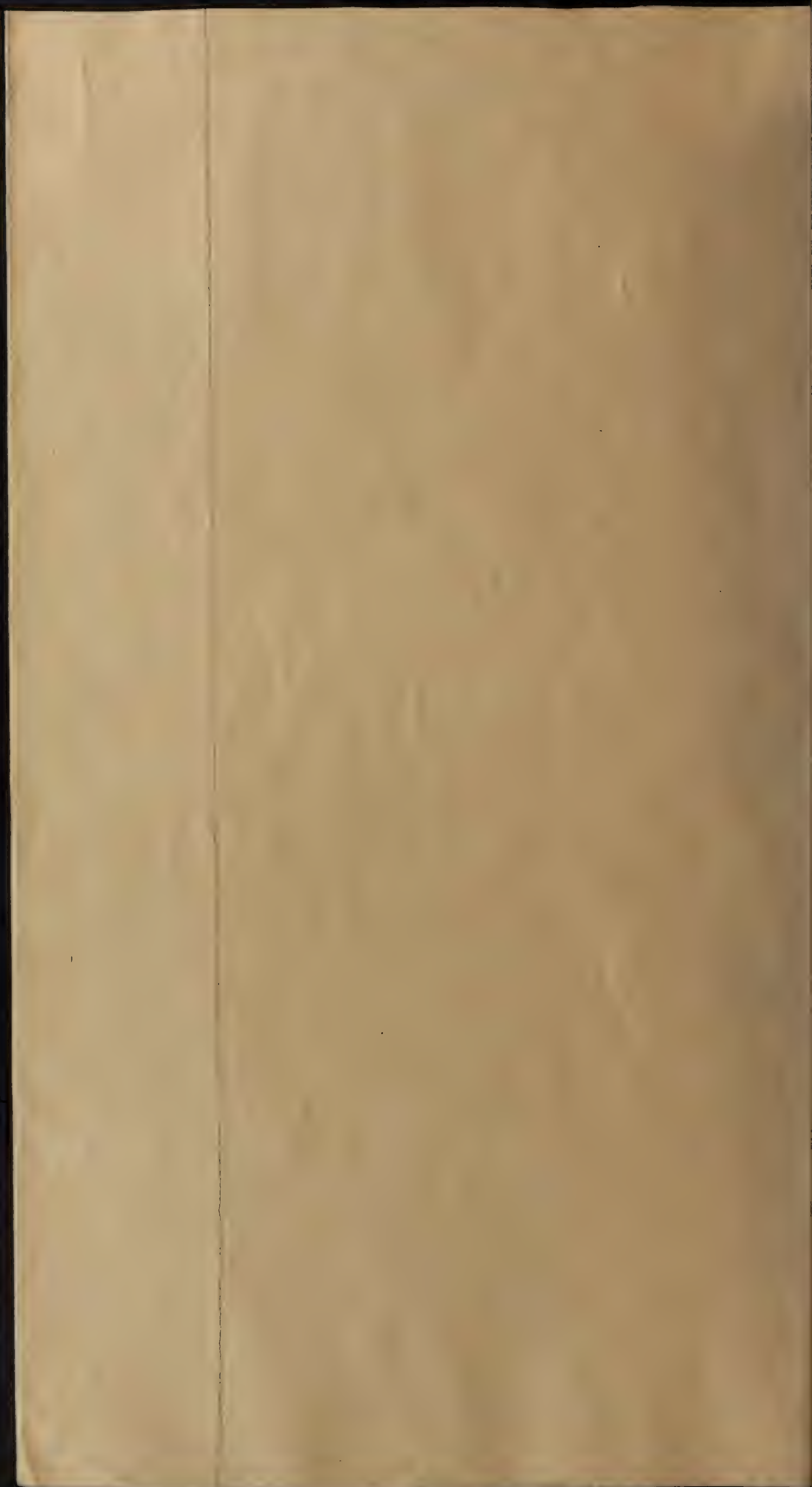
墨子 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楫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楫而槀之殪於壇上 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由謙釋之恐失其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於是泏洫𢵧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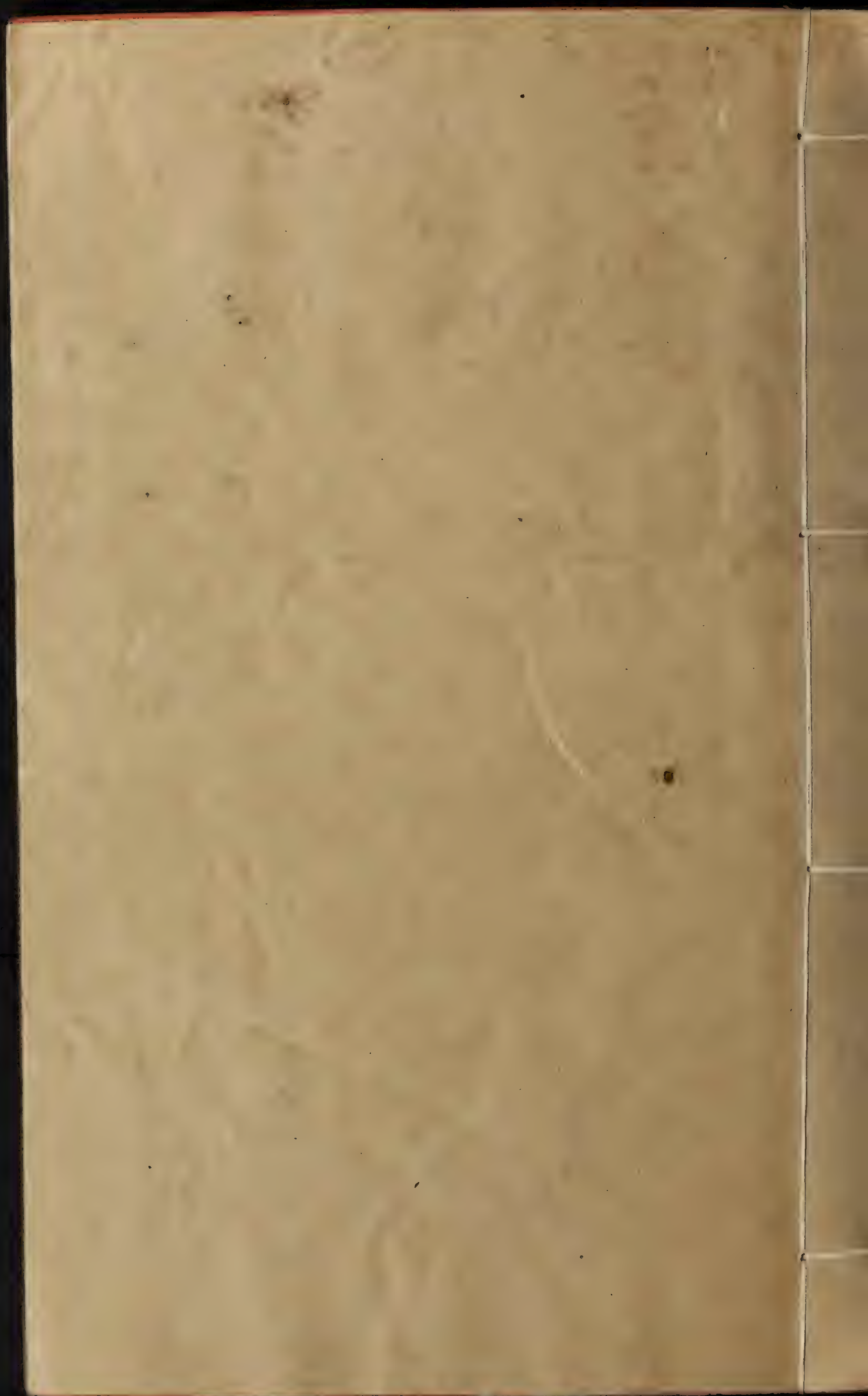
起而觸之折其脚社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　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於車上○論衡作趙簡公

說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絶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史記注引

事之與同備載本卷其不可强附者錄於此傳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跖也采傳記錄遺事俾食跖者取焉







論書上

蘇書以不作作為上　蘇書以不作作為上　書[illegible]

[illegible]

米書之之苦我在正義　而后有高識后有妙悟

蘇書之之無我在近情

[illegible]

傳是樓宋本書所錄者

尚賢 尚同（錄上篇，中下） 兼愛（錄上，無中篇） 非攻（錄下篇，缺段敍） 節葬（下篇一首，缺段）

天志（錄上篇，中下全） 非儒全 大取全 小取全 非樂全

貴義不全 魯問不全 公孟不全 公輸 耕柱稍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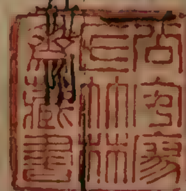
未錄者

明鬼 節用 非命 經 經說

備城門以下

繹史卷一百一　戰國第

三卿分晉　魏文侯之賢　聶政刺韓傀　韓滅鄭[illegible]附



【史記】晉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世本】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史記趙世家驕是爲懿公年表出公之後次哀公忌次懿公驕然則晉趙世家年表一書倘各不同何況紀年之謚）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如紀年之說此在出公二十二年）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

沃餘皆入三晉世本懿公生幽公柳紀年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二十二年敬公卒子幽公立○與史互異　趙襄子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　韓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

晉幽公十五年魏文侯初立戰國策魏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談謂趙桓子曰魏幷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以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趙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

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紀年】幽公七年晉大旱地生鹽九年丹水出反相擊十年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史年表云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蓋有脫字【附】本幽公生烈成公止

【說苑】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欒盈之死前此百三十年矣【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

【史記】魏文侯六年城少梁　秦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七年與魏戰少梁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　魏文侯八年復城少梁　秦靈公十年補龐城城籍姑○本紀誤書十三年　趙獻侯十年

中山武公初立〇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索隱曰亦無所據

【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〇不知何年

【史記】秦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　魏文侯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〇右記秦魏之爭參用六國表　韓武子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　趙獻侯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　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

之趙奢唐傳之

戰國策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韓非子趙利作趙刻其謂趙肅侯非也此不在肅侯之世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韓非子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

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哉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慈忍得失妙緻確對

呂氏春秋 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 ○說苑同

史記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

呂氏春秋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尙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曰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

其唯翟黃乎【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亦同而二臣倒異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爲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孼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說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

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

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韓詩外傳小弁頌之泠泠然令人慈孝之心油然而起

史記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

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

哉子擊不懌而去【說苑】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若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屨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向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

【新序】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

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莊子】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

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子方名無擇僅見於此

韓非子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

說苑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淮南子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說苑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新論】琨文侯好趙醜金之聲不貴金石之和

【禮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

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樂記

史記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

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世家原在二十五年表在十八年今從表

高士傳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淸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

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新序少異 淮南子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吾日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事史不具見

韓詩外傳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

者惡之富者則貪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無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漢書儒家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弗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魏文

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則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其言知本無愧西河高第

新序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

兵未有不亡者也。呂覽作武侯　韓詩作里克

漢書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傷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韓非子】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漢書】法家李子三十二篇名悝

【史記】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李充當作李悝

（【鄒陽書】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韓非子】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

【戰國策】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

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善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說苑]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時間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史記]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〇河渠書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

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

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
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
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
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
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
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
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
灰西門豹曰諾且畱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畱
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
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

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滑稽傳

呂氏春秋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 漢書 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此說不同決漳水者豹邪起邪

韓非子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

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淮南子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

是爲弁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數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韓非子】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

【說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鄙臣子方曰子歟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

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韓非子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騶駕出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

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

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新序]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呂覽略同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

[紀年]晉烈公十七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

趙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　韓景侯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

魏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　晉烈公十九年周威烈

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史於周晉之書曰命曰賜於三晉之篇曰相立曰列爲似不予以王命者此太史公微辭也）

【戰國策】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韓非子同）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韓非子】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犯風而罷虞人○策云雨會此云犯風不同也）

【說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

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與師曠晉平公事相類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

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說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褚少孫補史記亦記淳于髡獻鵠於楚文雖詳亦齊使獻鵠於楚事俱相似殆相涉亂也）　韓詩外傳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荊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荊伯柳為西河守荊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荊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

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没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此等語屢見輒相附會耳

説苑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為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堤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為命在須臾及須江淮之水此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臣請君貸粟及須租收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墓○藝文引亦莊子西江之說

淮南子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新序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

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非所以賀我也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其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韓詩外傳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說苑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說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

乎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韓詩晉平公事同[列子]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老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吾數足矣鄰人與之從此觀爲富者非富貧非貧也

[史記]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魏文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　韓景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趙烈侯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

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桑丘三年歸榆關于鄭　魏文侯三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

淮南子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史記 韓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

戰國策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

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
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
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
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
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
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
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

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

既殺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葅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史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俠累即傀也刺客傳作哀侯者誤以後有韓嚴弒哀侯事嚴遂韓廆兩名相亂故耳 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韓非子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琴操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妻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齒盡政若耳曷爲泣子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聲欲報仇而爲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

中三年復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持刀以刺王殺之知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風而死○太平御覽引琴操合聶政豫讓高漸離等事爲一附會明矣

史記 鄭繻公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 楚悼王九年伐韓取負黍 魏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 晉烈公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世本烈成公生孝公傾欣○紀年以孝公爲桓公 韓列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楚悼王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 魏文侯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紀年魏文侯卒大風晝昏在位五十年 趙武公十三年

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　韓列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　晉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　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朝朔必有一誤　二年城安邑王垣　韓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　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衞五年齊魏爲衞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晉孝公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韓文侯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

國　魏武侯十二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　韓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趙敬侯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　韓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紀年]晉桓公十四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十五年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是年趙敬侯卒十九年魏武侯卒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已後更無晉事○按紀年之說以晉孝公爲桓公而無靜公韓哀侯之後爲韓若山即共侯而非懿侯也三晉君卒立之年皆與史異又史記韓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不知悼公何君也皆不可考[韓非子]兆申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閉門因踰郭而入吏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

田氏篡齊

史記　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韓非子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面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

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百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作齊景公事　列子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

争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焉醫哉

史記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年表名就匝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世本襄子名班莊子名伯　紀年晉烈公四年趙氏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紀年晉烈公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十一年田悼子卒　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宣公四十七年田悼子卒次立田和○據此田莊子之後有悼子世本及史記不錄

禮記陳莊子死使人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檀弓○魯穆公立在齊宣公四十七年據此是無田悼子也

史記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衞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紀年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

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沙隨賁服却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

何寧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史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墨子昔者齊康公興樂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容貌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史記明年魯伐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　○徐廣曰康公十六年索隱曰廣蓋作年表爲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又三年是十八年年表及此註並誤按田和急於篡齊既爲天子所許後遲至

三年始稱侯不合於事理索隱說是也

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剡及孺子喜而爲公○史記無侯剡一世六年桓公卒紀年桓公十九年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楊朱墨翟之言上　墨者並附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注曰莊子云陽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寓言也但莊子釋文以為姓陽名戎字子居其說復異

【莊子】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

勧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蓋亦寓言

列子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失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閒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

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
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
寒暑必將養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
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
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
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
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
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
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
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
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

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𨟰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

蓋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

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爲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傷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

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

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說苑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

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憂晏嬰是也

列子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

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眞矣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由獨入誰能礙之墨屎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

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狡㹞情露謇極凌誶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三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

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無所量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旣聞之矣旣見之矣旣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旣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之者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

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爲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

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憔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親士至三辯七篇
係諸議云脩身親士諸
篇頗正而文靡當淺儒
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
緣飾之非其本書也

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朱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〇莊子有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韓非子〕〔楊朱〕

〔史記〕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漢書〕墨家墨子七十一篇〇墨子無善本莫可雠正讀者意會之可矣

〔墨子〕親士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

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
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
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
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
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
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
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偽臣
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諮諮之下分議者延
延而支苟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
臣則喑遠臣則瘖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

若獻賢而進士令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鏄鏄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

尚賢

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尚賢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臣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臣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

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
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
王之爲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
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
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
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
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
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
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
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
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辟之富者有高牆深宮

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

尚賢下

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
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
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今王公大
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
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
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
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
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
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
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

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尚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

明辠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書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以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

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以治者何也鄉長惟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惟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

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以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

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象法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

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
當今之主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

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

衆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閒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泆也儉節則昌淫泆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

兼愛

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

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
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
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
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
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
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
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無猶有
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
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亂國者亡有若使
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

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彊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

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
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
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
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
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由爲己也爲人之
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由爲己也
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
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
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
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
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惟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

別士之言

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則不食寒則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埋葬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埋葬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

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

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於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政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

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甚難者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

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

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兼愛為墨氏本學言之紆曲委折故愈煩而愈不厭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

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道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矣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非樂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度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彊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

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
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
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
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竽
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
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
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
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
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因其水草以爲飲
食故惟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

其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

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

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節葬

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强不食而爲饑不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

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久而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富求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

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也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已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

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兼并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

撢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

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天志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

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閒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恣己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恣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恣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恣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恣己而爲政有天政之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

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神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彊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彊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

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記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繹史卷一百三

楊朱墨翟之言 下

[戰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

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墨子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

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

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魯問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見得之時我欲得宋我自見得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見得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

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彊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彊之量其鈎彊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埶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彊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彊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彊賢於子舟戰之鈎彊我鈎彊我鈎之以愛揣

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彊而距人人亦彊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彊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彊賢子舟戰之鉤彊

非攻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

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别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

情欲與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詘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無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惟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記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絶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

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

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藥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與善者其說將何哉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也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猶將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

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利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以譂其衆夫無兼國覆軍

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此則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此以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彊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足以師而動

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足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斃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

非儒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

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寶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祇褍爲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顚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

儒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變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不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

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

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鼸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

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𢙣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弗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

將後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

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

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己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

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

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賞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苟是實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

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有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

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
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
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
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
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
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
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
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
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
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
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

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蛇

小取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

公孫龍子云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

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

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鬭雞非雞也好鬭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天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

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
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
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
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
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
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
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
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
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大取小取其文甚奇但殘闕譌脫不可盡通

魯問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
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
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

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
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
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
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
布藉而以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
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
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
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
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
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吾以為雖不
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何用言

之哉子墨子曰藉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藉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

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耕柱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意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

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與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

者也何故止我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均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

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

【說苑】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也今當凶年

有欲子子隋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子子一
道衆者得珠者不得衆得衆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
取衆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
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煖然後求
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
務禽滑釐曰善

莊子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
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
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

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淮南子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呂氏春秋　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

（尸子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　新語　墨子皇皇席不及煖○按鄒陽書云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顏氏家訓云顏子不舍未知孰是已上墨翟）

呂氏春秋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

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絶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絶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殁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法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

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説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説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

莊周云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淸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東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人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

荆山之下今劒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鉅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室爭鼓之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也

呂氏春秋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愨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史定事不見於他書

韓非子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

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

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〇田鳩蓋即田俅子

［胡非子］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鬭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涉危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匠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沬請擊齊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此沬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豎何愚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〇說苑林既語略同

［隨巢子］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化育之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論衡］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

［纏子］纏子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言謬則難通行僻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

中利民傾危微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之重之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董子曰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顧嘗思

家田俅子三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　我子一篇　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同上卷首並附

繹史卷一百三

魯穆公用賢 鄒穆公附 八事

孔叢子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

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

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韓非子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㵂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㵂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

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孔叢子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

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潛或作潜

禮記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滕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檀弓

【孔叢子】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呂氏春秋】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韓非子]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禮記]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檀弓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雜記　歲

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檀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

列女傳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始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

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衛其馬佚而蹀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觀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亦漆室女之異聞

[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悲吟鄰人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邪何吟之悲也漆室女曰嗟乎吾憂國傷人心豈欲嫁哉自傷懷鬱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歌女貞之辭曰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合欵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厭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疑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遂自經而死○一本作大宦女

[說苑]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

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亦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呂氏春秋】辛寛見魯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寛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寛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寛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寛也

【韓非子】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犂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說苑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新書 鄒穆公有令食鳬鴈者必以秕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吏以請曰秕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秕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

女四人穆公朝覲而夕聑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首
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俳
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
國親民如子邾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
以邾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邾穆公死邾之百姓若
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邾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
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
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靳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
者愛入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繹史卷一百四

戰國第四

吳起仕魏相楚

韓非子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吳起出過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史記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

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吳子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鑠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鷄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史記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

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說苑】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漢書】兵權謀吳起四十八篇

【吳子】吳起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

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尉繚子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

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史記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

戰國策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

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幷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

乎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韓非子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

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莊子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

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至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

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

仲虺之言

寡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荀子】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新序吳子同 呂覽作李悝

吳子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
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
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
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
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
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
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
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
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
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

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尸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　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
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
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
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
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
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
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
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
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
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
管轄舟利檣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
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
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强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武侯問曰
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
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
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
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横
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武侯問曰
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

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

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史記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說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

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呂氏春秋 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

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
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
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
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
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
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
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
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史記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
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
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

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呂氏春秋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

淮南子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國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擇也

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韓非子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

呂氏春秋　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

子思孟子言行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

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史記】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

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説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讎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

者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引老氏語為證非子思之言也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

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本禮經而附會之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孔叢子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

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衞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衞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

之則逆言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彌非則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

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者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樂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

修八尺有奇面頟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

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

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

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

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

若爲賓主之儀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之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吾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問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

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孔叢所記無甚深義故朱子謂其書之僞作

說苑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

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叢子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

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禮記】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

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檀弓

孔叢子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

士則亡之秋也汲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
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
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
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
抗志則不愧於道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
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
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
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
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
可與言道矣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
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

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子思子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循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

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俱載意林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文選注

中論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已者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　漢書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鹽鐵論子思子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

史記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　闕里志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孔叢子子思

列女傳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閒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

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風俗通孟子之母姓仉氏）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脩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說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其事未聞

孔叢子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

[illegible]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思子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

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文獻通考引與孔叢小異

○文選注子輿孟軻字也

【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風俗通】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illegible]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

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新論］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御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鹽鐵論］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

［新序］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

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按孟子以爲對齊宣王語○文選注云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其事則未明也

荀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韓詩外傳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

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卽名實章而記載不同

列女傳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

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說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諺管晏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人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

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出若子枉道得富貴
而驕人也○馬總意林所錄與今文多異時尚未升孟子故與諸子並列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有所尊
俗之情也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
爵也○後漢書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孟子曰有人道我
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
於踵○文選注　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錄　孟子曰今人之
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
之心者非人也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三國志
注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
塗炭蓋聖人之淸也○世說注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兗繹山下樂

克篤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藝文類聚引又按戰國策魏惠王卒云云不謂孟子語也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白孔六帖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注○右諸書引用多與今本文異其今本所無者或是外書　漢志儒家孟子十一篇

法言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韓詩外傳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

婦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鹽鐵論】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漢書】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

非死之日天去之也[風俗通]孟軻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illegible]

繹史卷一百六

戰國[illegible]六

楚江乙陷奚恤之怨

戰國策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

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

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

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䟣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鄒人有獄三

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韓非子招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列女傳楚江乙之母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昔叔孫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

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者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楚恭王乃宣王之遠祖也此非別有江乙則記載之誤

齊威王彊國

史記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

說苑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

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說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此一事而再記之著書者以備異同

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邪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爲報之乎對曰來見道旁郢氏持一豆而上回

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晃王非其計楚王默然○此段御覽引今本無亦前事之訛也

史記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

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𦜕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畱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畱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能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

室置酒髡嘗在側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

毀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紀年魏惠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

列女傳虞姬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在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

使有司驗問破胡賂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實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者爲淋薇席供執埽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語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臣歎市市爲之罷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豪釐既有汙名義固不可以生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悟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　紀年魏惠王八年雨黍于齊）

史記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司馬法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

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遍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

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人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

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衞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

教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

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定爵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辨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權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

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
天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
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
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
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
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
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
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
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
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

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由眾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

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反自古之政也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

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惟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者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合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

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閒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史記 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説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劒

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
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
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
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
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
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
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亂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
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
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
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

謹受教淳于髠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髠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髠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髠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髠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髠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新序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

設辭之文我

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說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致也必且歷時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

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宣王第作威王

戰國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

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說苑 齊威王遊於瑶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 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 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

肸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史記 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雍詩作懌

魏惠王治國談兵　惠施相魏附

史記　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

其國可破也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爲秦所敗【紀年】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二年我師伐趙圍濁陽魏大夫王錯出奔韓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工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八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

【戰國策】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

十萬巳寧彘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史記 十年伐趙取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衞宋鄭君來朝 紀年 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十一年城殷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衞成侯鄭釐侯來朝○鄭釐侯即韓昭侯也

戰國策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呂氏春秋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絶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

韓氏爲晉公殉于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償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韓非子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對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此鄭亦謂韓也

紀年 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國策臼作九彭喜作房喜鄭君作韓王

史記 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

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

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兵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

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胄生蟣蝨必爲吾所效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

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勑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

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以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制而命之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雖鈞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

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闗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于囹圄上不能一臣以爲危也

治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畝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

饑而今何異饑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于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共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

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于無度邪生于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兵令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民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獨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鬬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

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illegible]

[韓非子]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

[說苑]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

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閒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閒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閒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

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事既相似故書者連類言之〔符子〕惠子□鄒衍欲殺日不聚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水過軍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匪淵之下魚龍之腹矣○類莊子西江之說

〔呂氏春秋〕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淮南子略同

〔戰國策〕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

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韓非子】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漢書】名家惠子一篇

【說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〇此或前語也脫爲也不然兼於義何取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

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非之不亦可乎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

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

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惠王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

○惠王戰敗讓國史不具載此等可補闕遺

戰國策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無太子質事今以舊次屬惠王

莊子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

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韓詩外傳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

罷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史記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紀年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史注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今本在六年紀年稱惠成王改元稱一年史記以爲襄王之元年二說不同

戰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

以告羣首羣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

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甚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繹史卷一百九　戰國第九

楚子發用兵

【淮南子】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　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强而成功者也

【列女傳】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

也與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淮南子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

相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

荀子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

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拔獨以爲私靡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說苑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

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illegible]陳使教治 謹廉[illegible]相類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諫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

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淮南子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地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類子羔事

申不害相韓

［戰國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韓非子］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

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淮南子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閒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漢書法家申子六篇

申子天道無私是謂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　地道不作是以常靜帝以是正方舉事爲之乃有恒常之道符信受令必行也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

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之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四海之內六合之閒誰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衆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

〇申子書已亡此諸書所引者

韓非子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

此亦用術之事

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

［戰國策］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

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淸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

韓非子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

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或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　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

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閒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莊子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說苑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

不出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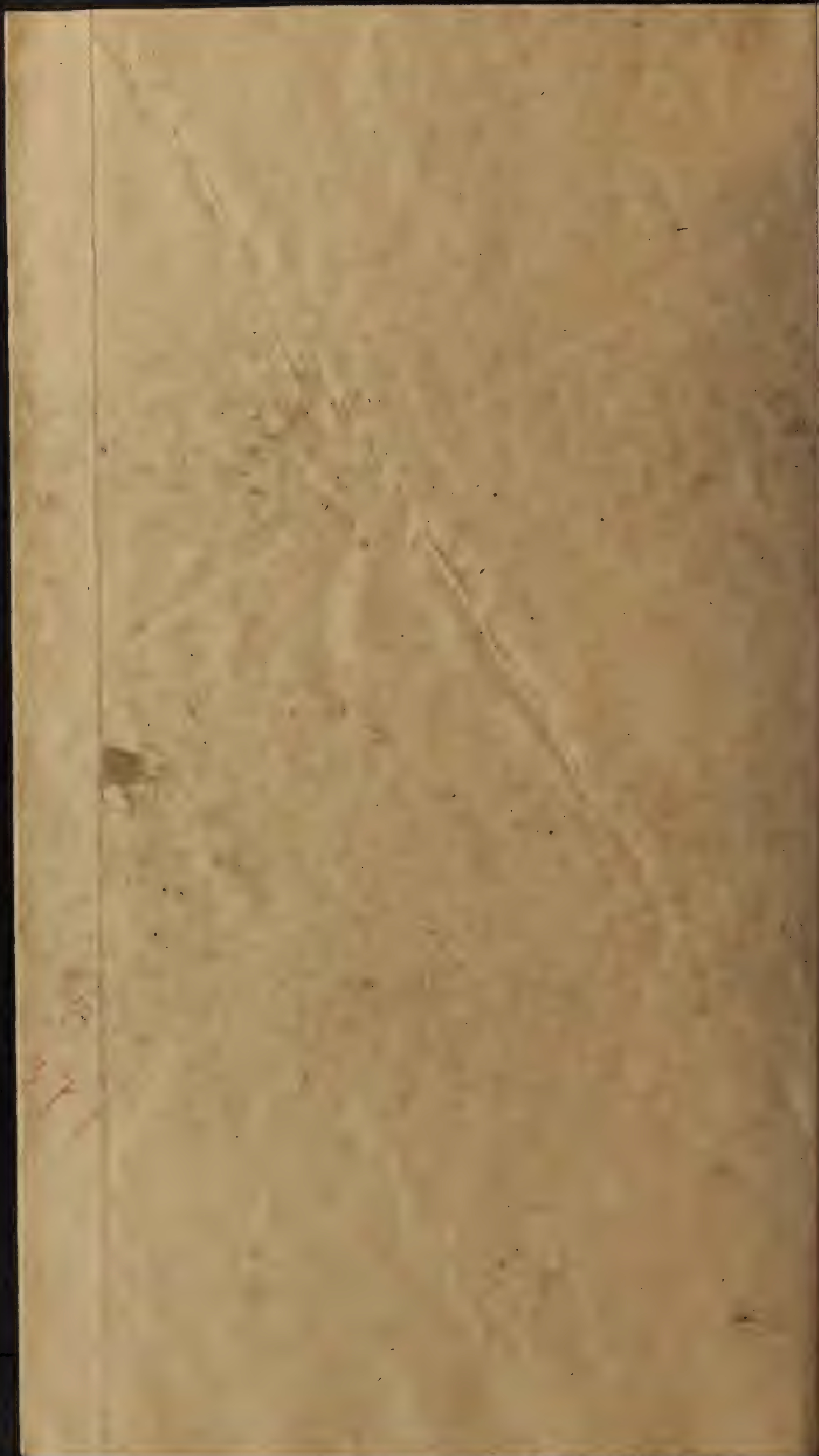
【論衡】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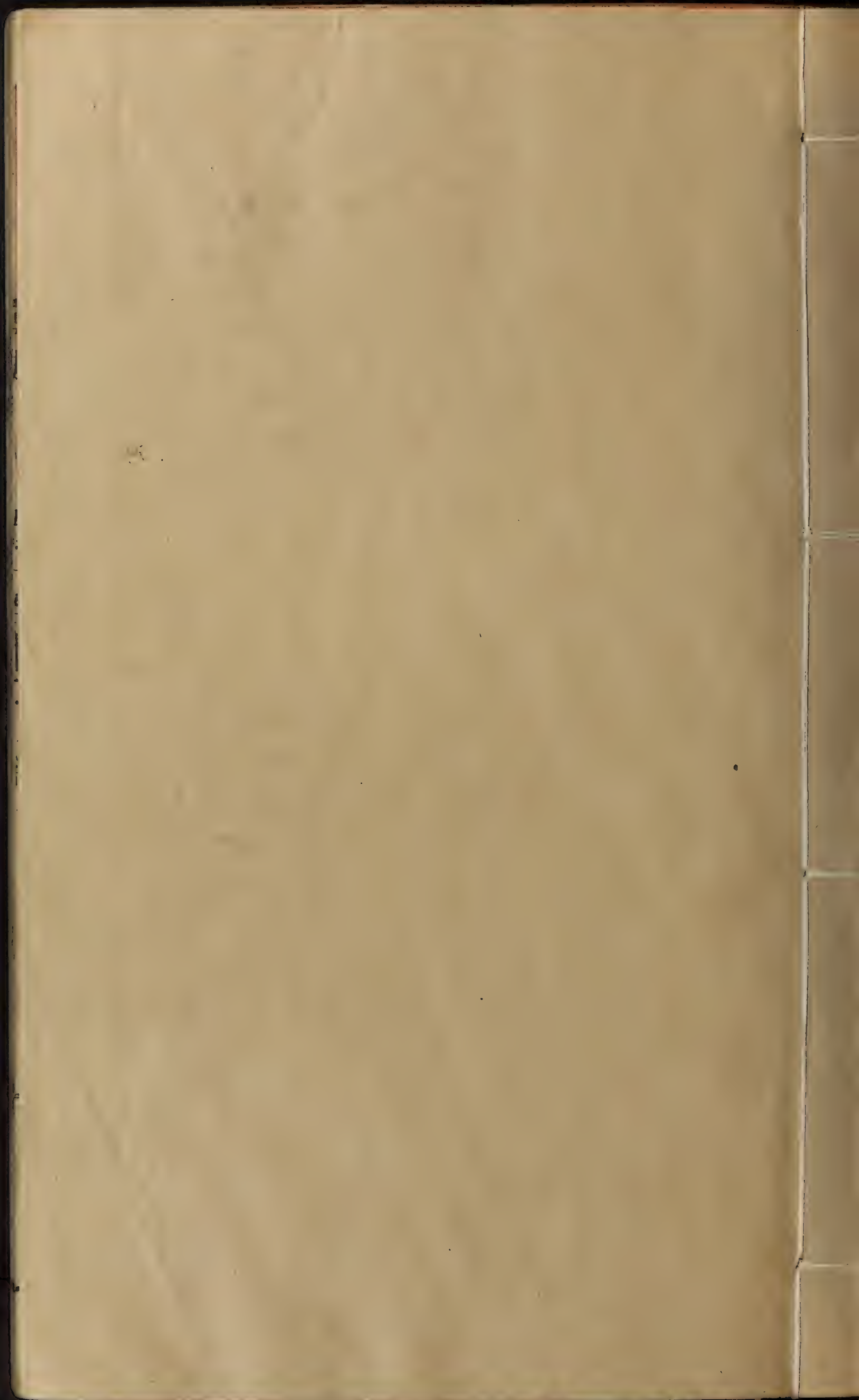


繹史卷一百十

戰國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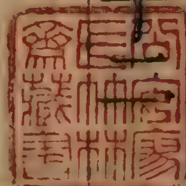








繹史卷一百十二　　戰國第十



列莊之學上

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宜為繻公 漢志道家列子八篇名御寇

列子天瑞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眡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

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
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
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
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子列子適
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
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蠅
為鶉得水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
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
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
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

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魚卵之為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

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

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

哉何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

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述異記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列禦寇爲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

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狶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份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𩐈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

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

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

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周穆王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

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

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

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
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
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
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
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
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
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
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々
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
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
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

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屛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

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

未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尊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初子列子好遊壺丘子曰禦寇好遊遊何所好列子曰遊之樂所玩無故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遊乎遊乎未有能辨其遊者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遊之至也求備于物遊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遊壺丘子曰遊其至乎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

不知所眡物物皆遊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遊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遊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

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外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

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
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
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
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
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
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
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
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
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
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
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

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尺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

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䚢俞師曠方夜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齓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

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

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儻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

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矣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應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太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

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旣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

排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
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劒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
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有觸也泯然無
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
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然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
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
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閒
跪而受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劒從黑卯時黑
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

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

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

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余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

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說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

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衞以法干衞侯衞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閒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旣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

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戒之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㩳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

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汝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說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

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昔齊人有欲金者淸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戰國策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史記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

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漢書藝文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莊子】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靑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

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

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至樂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

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

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

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

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閒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

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鸇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

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其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㓕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以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

因以蹄洞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

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

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
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
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
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
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
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

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

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淸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

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

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閒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盳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

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

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隷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

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
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
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
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
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
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

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

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逸篇】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焉莊子曰今日自以爲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淮南子】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

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

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七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

之而非也火與日吾晝也燭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遼史卷一百十二

列莊之學下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

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

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

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

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人間世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
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
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
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
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
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其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

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山木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
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
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
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
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
夫材與不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
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
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
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

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

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老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淸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

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

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

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庚桑楚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

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
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
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
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
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
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
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
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
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

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

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德充符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

人有所遊而知爲孼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知北遊　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惽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

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列御寇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

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名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大宗師）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

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

子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

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

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 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
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
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
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徐無鬼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

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

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口鼻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

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
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
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
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
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
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
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
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
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

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

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

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

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
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
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
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
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
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
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
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

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

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

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應帝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

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
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
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
焉是以道不渝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
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
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
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
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

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

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

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逄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說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說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天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

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
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
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
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
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
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
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

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

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
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
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
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
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
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
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
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

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

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與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

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

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此莊生自序也諸篇多寓言而此獨爲莊語泛論諸家推隆道德然其極力撰擬曲盡諸子形貌末復綴以惠施仍是其滑稽本色

莊子逸篇　闔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　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若其性者　括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啜不義之水　綀纆所生必於斥苦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竟子夜嘯鬼數若齒　干溝之雖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雖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　豫神切生可抓而絕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行義失時則鵲起　公鉄蒙以大絲攻藉大鼎之上則致千里　青鴳愛子忘親　偁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行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已牟而伐牛市上之人有善數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頸亦揄而徐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流脈莋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顛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鳩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秋駕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　湯娉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

戰石凡千八百餘處虛故見若士洪日戴背 魄之生也八季春五日而魄目十日而風耳更何而如規一旬而葉成禮若九鋸之柄○莊子書五十二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凡此書杜郯所注惠施篇今亦不見。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

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

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此近國策非莊生本書也

史記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古今樂錄莊周者齊人也隱於山岳滑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凉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長○周蒙人屬宋不屬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莊周家貧故行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說苑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旁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

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新增〕莊子疏劇

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出上〕陸士

繹史卷一百十二

扁鵲文摯醫術

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

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抏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

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說苑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

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蚊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

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敘致各異不妨並見韓詩亦作虢世子

史記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

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新語 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

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

列子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

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出訟乃已

鶡冠子 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

戰國策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史記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

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漢書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漢書〕）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

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呂氏春秋　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臣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

忠於濁世難文摯并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鬼谷縱橫之術

淮南子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風俗通鬼谷子六國時縱橫家

鬼谷子 捭闔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閒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筴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

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知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

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

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

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雌雄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

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

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曰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揵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

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郤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櫱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始終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

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飛箝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澗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

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閒立身御世施敎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

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强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之

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

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

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說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

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晩成而不抱久
而化成　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
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
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干忠諛
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
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
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
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閒見姦邪故曰參調
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覩
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
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

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中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

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謀篇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財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

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

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旣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

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殺遠近之義

說苑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成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言

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千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

論衡 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鬼谷子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合此縱橫儀下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今本無

真隱傳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十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

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錄異記曰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不戢二子得志肆辱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論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參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霜露之榮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纖芥必瞰芝疾渦必飲玉液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誡以貪求儀以不敏名聞不招入秦上霸欲翼時君剔以河邊險以深山雖素空閑誠衡所貴儀等曰嚴哉先生玄覽退處與已使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葉之巢自援泯滅悲夫痛哉。此皆擬作耳【困學】邯鄲之北有蘇大夫者積秦往說之大夫遂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贈而遺之百金其說可得聞邪蘇氏後曰客天下辯士也吾試之問再奪吾地而復舉之語地雖小豈直百金邪【漢書】從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張子十篇名儀

衛鞅變秦法 尸佼附

史記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呂氏春秋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鉏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　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年表民大疫　十八年雨金櫟陽○年表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　二十四年獻公卒○年表二十三年　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河山

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倂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内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

鞅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戰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史記】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

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名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

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三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

商子更法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君變法

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商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

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

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鬭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

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

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史記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

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illegible]

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　新書商君遺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

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

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商子 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

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

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忠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强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

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

爲蛆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少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

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國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

樂之六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去强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强事興敵所修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强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

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
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無而
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
蝨官必强舉榮任功曰强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
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
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
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
必治至强國□□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
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
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好□言曰以易
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

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罰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强强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强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强作一十歲百歲强作一百歲千歲强千歲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强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强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强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

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日不刑重
輕刑去事成國强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强
强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
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
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
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强
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
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强國不知
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强國興兵
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
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

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陰陽民險
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
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犯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
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
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
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
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
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
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贏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
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
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

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幷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幷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

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

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　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兵守　四戰

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

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

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彊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徠民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 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

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
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
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
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
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
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
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
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爲三晉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
說也而臣切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
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
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

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
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
四□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
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
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
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
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
謂也不然夫實壙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
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
農則敵息此王所以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
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

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

其弱晉彊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竊不能
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
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與
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
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
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
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
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
難也〇篇內多言歎以後事非商子本書也

賞刑

聖人之爲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
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
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

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愚智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陵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陵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爲列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

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
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
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
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
倒載戟戈搢笏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
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
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
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
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
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謁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
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

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反及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荊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刑於顛頡之脊曰而致國治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

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

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

畫策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以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

民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
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
勝□□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勇
至之於兵也故興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强因
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
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强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
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
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辯之以章束
之以令竆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
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
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

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

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國之所以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

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强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强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强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騄駬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

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　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　淮南子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史記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

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紀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

呂氏春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謂游而欲

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巾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〇巾當爲卬

韓非子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

戰國策　衞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

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涖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史記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

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誅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

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幷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幷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

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踰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史記注引索隱曰是劉歆所撰[illegible]佼

尸子天右舒而起牽牛地左闢而起昴畢　春為忠東方為春

始出上當有星字

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冬為信北方為冬冬終也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信之至也　使星司夜月司時猶使雞司晨也　聖人身猶日也夫日圍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所燭遠矣　日升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　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舉則不遠　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

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時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〇爾雅疏引尸子仁意篇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　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　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故何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逢騩　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

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是故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中生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能自全○此段又意林節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爾雅疏引名廣澤篇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堯瘦舜黑皆爲民也　[illegible]公同姓以妾爲妻變太子

專罪大夫擅立關絕鄰好則兩改衣服易禮刑則放　夫琴瑟賢者以其義而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一氷試斷鴻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十之圍　松柏之鼠不知堂室之有美樅　鴻鵠在上鞠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屠者割肉以知牛長少弓人翦筋以知牛長少雕人裁骨以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中黄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獶也跡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

矣　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　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顧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漢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尸子書已亡此雜引於類書者

繹史卷二百十五

齊田忌孫臏破魏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之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莊子音義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史記魏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齊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幷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敝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

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
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
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
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
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
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
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
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戰國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

以誅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獘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呂氏春秋應言 尚敵年爲史

其故人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肯也久圍邯鄲唐尚說魏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以信之

史記魏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illegible]桂陵之戰〕

齊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此據國策田忌既破魏于馬陵因被讒不得入齊乃出奔楚與史不同也見後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按有梁之難戰國策稱田侯在威王時猶未稱王也史紀齊威宣之年皆誤說見後

戰國策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

死卒不得魏【史記】索隱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啜汁字妙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史記】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宜在齊威王時人名亦與策異　【綱】作齊威王上四外可將

伐梁 馬陵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漢書兵權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戰國策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史忌走在桂陵戰後宣王召之復位與此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

兵而入齊使彼罷倣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軼之途也輵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倣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泰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說苑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

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社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戰國策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

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

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史記　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

王因弗逐也

戰國策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丏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

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楚威王破越 威王事並附

[越絕書]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世次與史異

[史記]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 [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粤子句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 十六年於粤子鹿郢卒次不壽立 敬公三年於粤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句立 烈公十一年於

粵滅滕　六年於粵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鵠歸　八年於粵子朱句卒子翳立　桓公十三年於粵遷于吳　十六年於粵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　十七年於粵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　魏惠成王六年於粵寺區弟忠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　十年於粵子無顓薨是爲菼蠋卯○索隱曰按紀年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說苑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

狄擖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呂氏春秋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

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〇高誘注王子搜越王翳也又云越人殺司越五世孫然則搜授不一人

【韓非子】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臣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職公孫喜死焉〇越事史多缺略今采取二三遺事以附滅越之前

【史記】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閒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閒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

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鬭晉楚也晉楚不鬭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戰國策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

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閒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

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胄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呂氏春秋】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射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射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史記】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華陽國志】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

繹史卷一百十七

戰國第七

蘇秦合從

戰國策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此役旨魏冉知爲文公未詳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史記〇按戰國策蘇秦得陰符揣摩在說秦惠王後此謂蘇秦如趙逆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丈布約償子金鄰子不與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

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淸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史遷繫此在合從成北報趙之時

史記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

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

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强趙南近齊齊趙强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

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

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

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

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
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
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
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
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㕭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
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
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
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

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

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

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
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
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
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
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得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踘者臨菑
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
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虚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

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

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

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秦本紀云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將龍賈僅次年事丑傳云不闚函谷十五年誇大之辭 隔絶 蘇秦骨鼻爲

六國相

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

敬受命

「史記」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戰國策」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鉆者乎

秦惠文君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紀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鴈陰我師敗逋

「戰國策」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

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

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

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

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
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鄒陽書云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史記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
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
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
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
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
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
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
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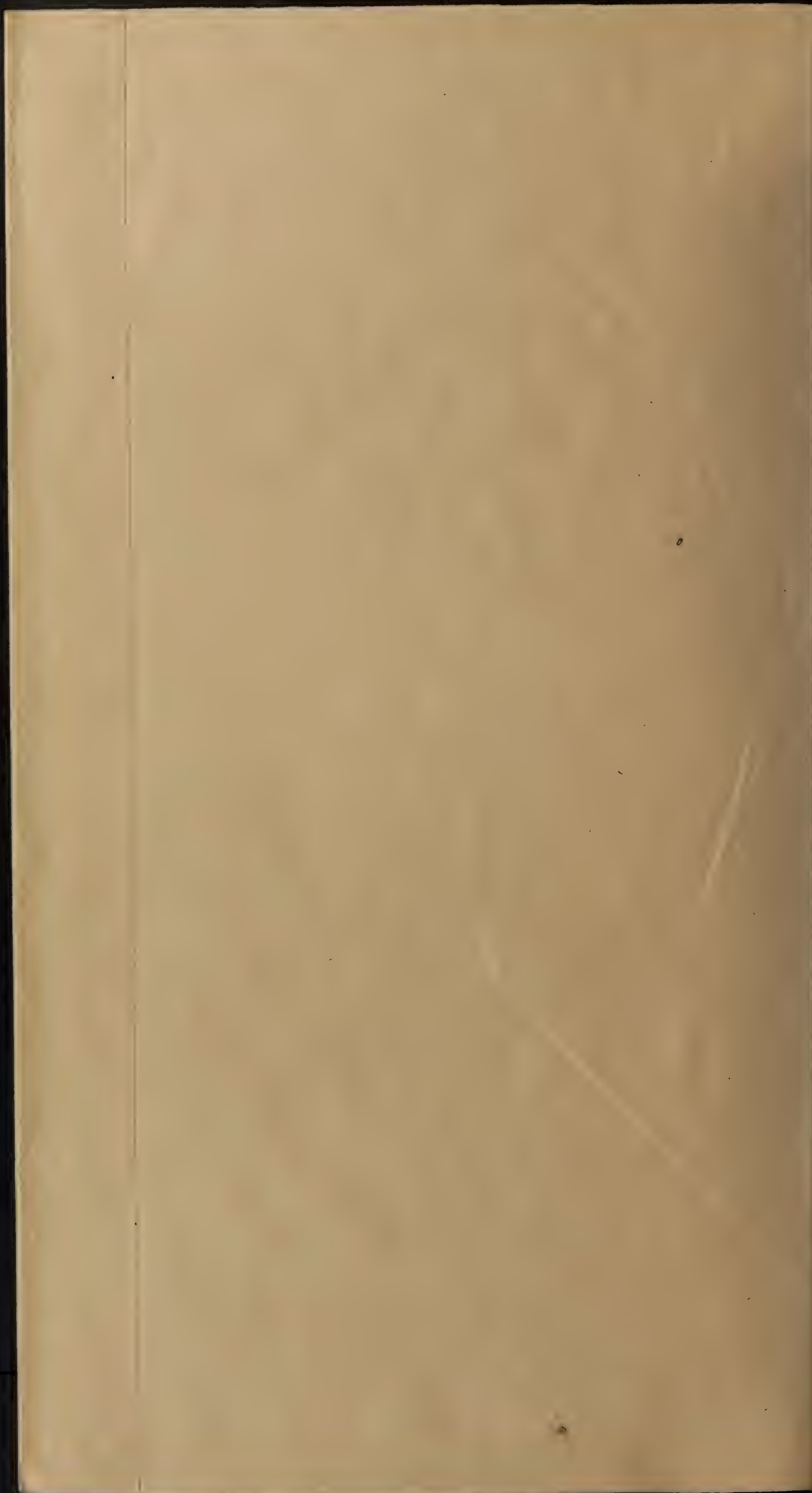
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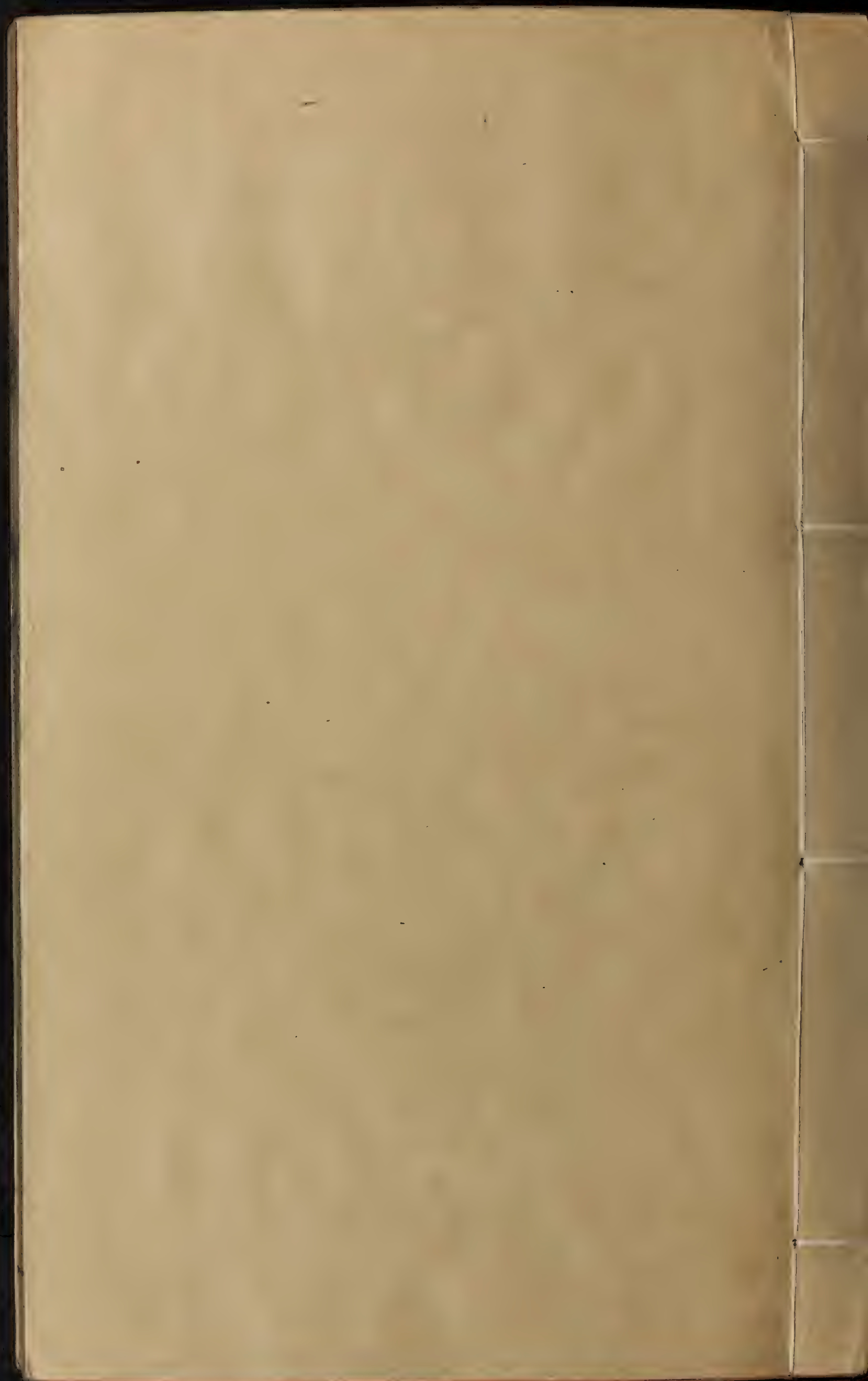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戰國策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若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常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

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齊宣王好士 稷下諸子並附

戰國策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

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呂氏春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

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與王斗同意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

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

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

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反璞則終身不辱

新序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銼使之與管稾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稾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

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晩也平對曰夫鷄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晩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說苑同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

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列女傳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

人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田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

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史世家係之威王年表魏惠王在位實歷威宣會田之事未定何王之時

史記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韓非子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魯連子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史注引

新序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鬍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諫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諫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藝文引按國策之鄒衍呂覽之列精子高此之田巴其辭一也

史記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 漢書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

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法言】或問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說苑】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

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與前王斗語同 史記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褚先生補傳 韓詩外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攫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攫笞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攫笞在此願以死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史記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

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呂氏春秋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

問存君

淮南子齊人淳于髠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又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新論淳于髠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且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髠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史記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

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漢書法家慎子四十二篇　道家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捷子二篇　田子二十五篇游稷下號天口駢　陰陽家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慎子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

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君動事分職由慧定功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上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民雜 民雜處而各

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爲下易矣易爲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也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贍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

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德立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嬖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孼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孼疑宗而無不危家 ○漢志四十二篇今五篇非全書也其諸家引用逸文附于左方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

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
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
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
汙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先王
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
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
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
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
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者也　鷹隼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

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一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毎抑於所私故也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曲也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走易以玄裼則行者皆止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措針石

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識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疏族合家貧則兄弟離　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藏甲之家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　堯爲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

大道也　弩弱而增高者乘折風也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意林藝文御覽諸書引

呂氏春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

淮南子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戰國策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呂氏春秋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與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至故君子

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愼謹畏
化而不肖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素樸
說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
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
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尹文子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
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
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
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
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

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
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
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
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
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
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
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
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
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
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
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

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

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

須聾聵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
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
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閒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
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
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
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
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
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衡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陳周務而已故
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
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爲者極於
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

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害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

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

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爲賁愚醜何爲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惡醜此爲得之道也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說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

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巳言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

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之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

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荅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

與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

也故爲人上者必愼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

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漢書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　據呂氏春秋尹文說齊湣王

列子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

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漢書道家老成子十八篇

呂氏春秋宣王爲太室大盆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盆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

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名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新序作香居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家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

莫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
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
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
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
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
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
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
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
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
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
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

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卬喟
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
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
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
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列女傳女名鍾離春【閑】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鄙語有之曰天虛靜無爲而自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閑】雉朝飛者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喪而歌以自傷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古今注作犢沐子
高士傳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
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

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列女傳曾楚王以下同

列仙傳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索隱曰字子終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

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

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張儀相秦連衡 公孫衍相魏　陳軫田需並附

史記 秦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

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

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呂氏春秋〕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遊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今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

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　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

〔戰國策〕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

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
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戰國策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
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
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
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
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
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
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
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

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田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

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横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史記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

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秦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待時與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

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

【戰國策】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　十二年初臘○表云會龍門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

魏十四年更爲元年　楚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
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事當秦惠王後二年

戰國策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

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史記 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 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 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 綱鑑張儀此時亦相秦魏

戰國策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

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韓非子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曰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文於策爲暢

戰國策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名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爲

智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曾侯之車迎之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史記　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紀年魏惠王卒襄王立也無哀王之世　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　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

齊獨後○按是時蘇秦在齊

戰國策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伐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我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

以利其心必嘗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入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

則王之言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史記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事當秦惠王後八年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

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
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
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
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
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
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
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

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走　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

一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韓宣惠王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戰國策】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

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爲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

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絶强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强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絶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愚蒙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絶上交而固

私府也竊爲王不取也

史記魏哀王十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列女傳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于無別汝胡不匡之今魏不能强王又無義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于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于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大國因大南有强楚西有横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寡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强秦不敢加兵焉○案王之世未見强鄰之不敢加兵也　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

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

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

【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

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

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
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
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
絶齊使者未來又重絶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
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
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
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
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
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
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

事王今已絶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失於張儀

詛楚文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㦤告于不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枼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卽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甚亂宣奓競從變輸盟刺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剌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求蔑灋

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卹以圭玉羲牲逑取𢓊邊城新郢及鄔長敫𢓊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賍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鞹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以制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俖盟犯詛箸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集古錄王順伯云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駞其詞則一惟告大神者稍異而與史記世家年表秦自穆公十八世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予霸此詛當懷王也懷王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楚為從長今文曰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張儀以商於之地欺楚絕齊楚發兵攻文曰偪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當在惠王後元十三年楚懷王名槐相字蓋槐字之訛如順伯所論

史記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楚圍雍氏有三此前役也當剔赧王三年說見後楚

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兩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

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

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

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

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

公而惡張子多資矣〖紀年〗魏襄王七年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史注引〖戰國策〗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

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

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

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

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

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

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

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

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聽無

失木夫者雖惑【史記】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尚猶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策以齊楚代史言韓魏相攻軫說則同故兩存之以俟考

秦使庶長疾助韓而

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秦要楚欲得

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

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

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

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

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戰國策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褏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褏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

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子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

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

莫若是兩人也【韓非子】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為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旋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旋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旋果大重

【史記】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

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

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陳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王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

餘入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博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

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

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

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
說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
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
齊西有强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
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
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
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
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
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

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淸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

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

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

不敢安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戰國策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

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絶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絶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史記】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戰國策】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納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　此云不內儀恐非此時事　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

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

戰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謀吾國矣遂不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横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

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

不可且王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鮑荆王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今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

荆勢相魏

史記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自相

戰國策爲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

張儀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五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史記　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靖郭君相齊

史記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　十五年齊威王薨○索隱引此與史不同

戰國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韓非子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

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靖郭君相齊
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側則左右重久語懷側小資也
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戰國策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
曰說吾而厭之今與靖郭君

韓非子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
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
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
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
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

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兵弱於外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戰國策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謂楚王曰魯宋

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韓非子同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

辯此爲二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流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鮑彪云威王爲宣王宣王爲閔王因史記之誤也今依原本校正呂覽齊貌辯作劑貌辨靖郭君作靜郭作靜郭君過頤豕視作過頤涿視若反作倍反用字多異然亦稱威宣不云宣閔益徵史記之誤而鮑氏之妄改矣

甯越苦學十五年爲周威公之師

周分東西 兩周之爭附

[史記]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帝王世紀]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 [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說苑略同 [漢志]儒家甯越一篇

[説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失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
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遠至於此也此一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

已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賢乎

莊子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衡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呂氏春秋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

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一作錄○說苑

史記 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 括地志 史紀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爲東周其子武公爲秦所滅正義引據此東周之分在顯王二年卽趙世家所謂分周爲兩者周本紀無此事是史誤也 隱按 正公子朝爲太子與分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紀年 魏惠成王十一年東周惠公傑薨後九八年九鼎淪泗沒於淵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呂氏春秋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曰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

【戰國策】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此節原在東周而史云西周未知所據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 奉養

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

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
金也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
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乃使人操金
與書閒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事久
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
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
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
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
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
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

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焉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呂氏春秋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　公子沓相周

申向說之而戰公子皆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別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謂問孰病哉公子皆無以應

戰國策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

秦幷巴蜀

[史記]惠文王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

[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

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

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華陽國志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說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

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後王悲悼作臾邪歌龍歸之曲周顯王二十二年蜀王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蜀王痛傷作思妻臺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眞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

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幷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闕錄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 史記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十四年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武王元年誅蜀相壯伐義渠丹犂 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巴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惲為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十四年蜀侯惲

祭山川獻饋於秦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劒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五年聞惲無罪寃死使使迎喪入葬之郭內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

後漢書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使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

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瀆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乃自前堋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脇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鬬至今蒙福又識

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水經注】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燕噲讓國之禍

【戰國策】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

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與左師公說趙太后同而彼尤婉切

史記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

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
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
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
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
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
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
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
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
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
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
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

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韓非子　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

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史記　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

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戰國策作齊宣王[illegible]年[illegible]與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illegible]齊人[illegible]子之而臨其身

趙武靈王十二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事不見於燕世家蓋史誤也　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戰國策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

也王曰善乃絕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

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遠於華下伐齊之事遂敗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爲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

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〇此策時不可考

衛嗣君之治

【史記】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戰國策】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韓非子】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

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

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呂氏春秋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　蒲疑說衞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

韓非子 如耳說衞嗣公衞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衞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佴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史記 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醳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

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紀年魏襄王十八年翟章伐衛

戰國策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

樗里疾甘茂相秦

【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戰國策】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

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史記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甌卿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呂氏春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在秦王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其罪未詳〕

戰國策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

乃逐之【韓非子】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秦王問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韓非子】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

者以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攻魏是且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伸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

也

史記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後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

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東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

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史記]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

[戰國策]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

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遂效煑棗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

張綱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綱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綱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彰先知之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史記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魏太子來朝

戰國策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

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已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

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

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史記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　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戰國策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

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

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

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楚圍雍氏屢見於史記戰國策徐廣曰前圍雍氏在周赧王三年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正義謂韓襄王十一年已下文並是後圍雍氏以規徐說之非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是再圍也其說與徐廣同劉氏曰前圍雍氏當赧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並不同凡此諸說皆恍惚無據殊不知楚圍雍氏有三考究史文可得而知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年敗楚屈丐楚圍雍氏齊世家蘇代謂田軫是其事也在周赧王三年其二則秦武王死昭王初立楚懷王怨前韓不救楚於丹陽乃圍雍氏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及徵甲於周即此役也在周赧王八年其三則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與蟣蝨爭國遂令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

史記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　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

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幷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戰國策　秦楚攻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

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
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
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
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謂樓
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
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
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
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
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强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
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
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

因割汾北以与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强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强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强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

我乎請和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强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廪翟强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無蔽於秦者强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

史記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

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

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戰國策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

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

必雖兵交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埽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

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僞爲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强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史記 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讙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

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范蜎國策作范環向壽國策作公孫郝

韓非子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

列開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共立二

云公子赫

戰國策 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

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讐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史記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繹史卷一百二十六　戰國第二十六

趙武靈王胡服攻中山 李兌之亂附

史記 敬侯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伐中山又戰於中人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　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戰國策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

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

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
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
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
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
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
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
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
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
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
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

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

詩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絶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史記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

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呂氏春秋】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

【韓非子】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返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戰國策】司馬喜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

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爲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强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

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絶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

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韓非子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誅季辛與爰騫而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史記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

敎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敎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

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

姚本作財用

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

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

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聞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

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

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貉服 [淮南子]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趙國化之 [釋名]鞾本胡服也趙武靈王服之

[史記]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

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　貴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均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幷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

戰國策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

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
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
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
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
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
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
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
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
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
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
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

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故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

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

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史記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

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煖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煖曰工者貴無

與爭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繁無用嗜龜占□□高義下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弊帛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韓用此而東分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

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討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韓非子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嘗遊於此 水經注 行唐城內北門東側有王女神廟趙武靈王營斯邑城爾載不立聖女發歎百堵皆興不日而就

韓非子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寻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

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呂氏春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國策中山武公若顧桓公從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

史記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

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殁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

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

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韓非子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韓非子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聽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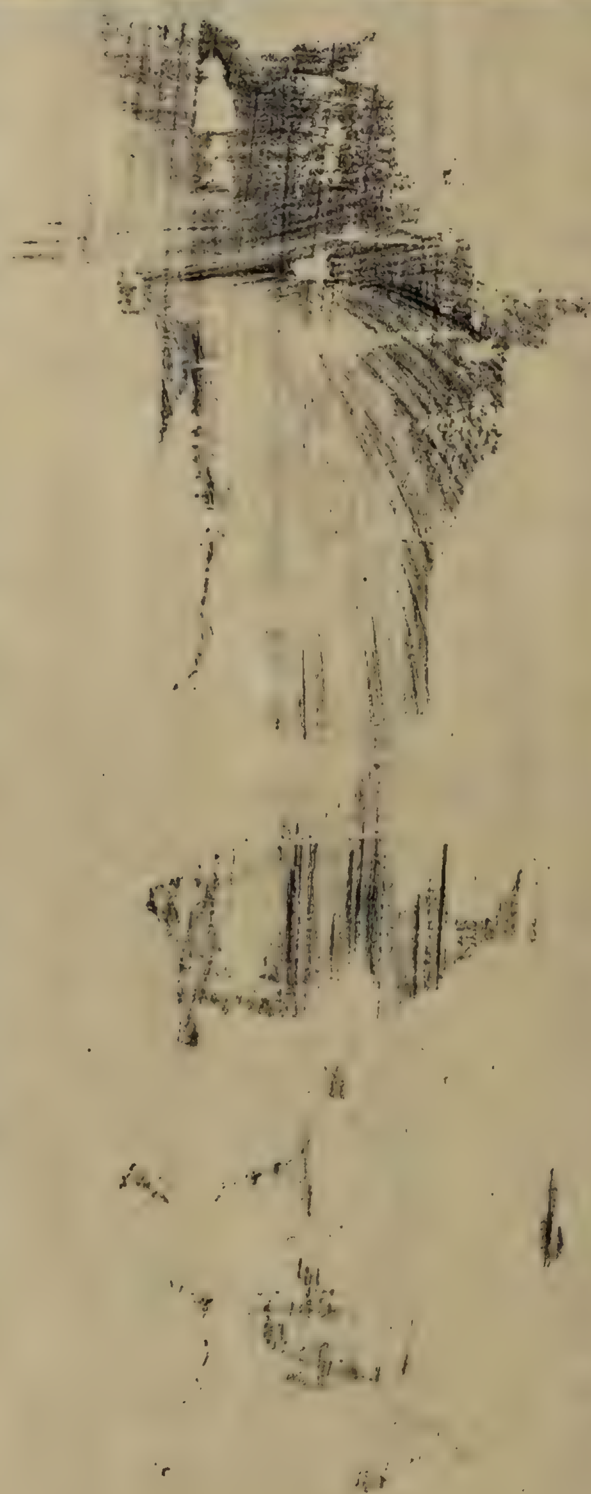
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寃貨也未可遽行也李子之姦術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蚤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

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商客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此疑李兌之說也按魏文侯使李克治中山

戰國策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

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

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策言殺主父之事非秦明矣



繹史卷一百三十八　　戰國第二十八

鶡冠子之言

〔真隱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龐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漢藝〕道家鶡冠子一篇

〔鶡冠子〕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

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

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聞要故治與連撓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

而不爲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爲造意以中險爲道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愼勿以爲定情也

環流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

物生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己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貴如言言者萬物之宗

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也學已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也故所謂道者無已者也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萬物取業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故東西南北之道踹然其爲分等也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

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不刺則不成霧氣故相利相害也類故相成相敗也積往生跂工以為師積毒成藥工以為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近迭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

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嬴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所不見蓋

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不賢則不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焉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却却則說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國被伸創其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次剸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危覆社稷世主

懾懼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鄰過
謀從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族公謝天下以讓敵
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
禍之所極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軔而兵
可迭也今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
數而有滑正之碎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
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
度無以噫意為模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
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檢
而斷於己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己之身乎主知不明以
貴為道以意為法牽時誑世遝下蔽上使事兩乖養非長失以

靜爲撓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后知命亡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李官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閒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訂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與天地存久絕無倫齊殊異之物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鶡冠子曰天者

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爲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龐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克嗇萬物而不可厭者也周泊徧照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明於蚤識逢臼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上不可以載累其足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蒋於人情究物之理稱於天地廢置

不殆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躪蹸仁於取予備於教道要於言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喜怒不增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喬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其屬縣嗇夫退修其鄉鄉師退修其扁扁長退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者言善少者言

敬旦夕相薰薌以此慈孝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而不趣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扁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不情不上聞

上情不下究謂之綵政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時合地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此其所以齊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四時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罰不如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綰大而不芒天子中

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使利遁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
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
民利而不取利運而不攻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進天
而維張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歸各以一時與最上
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三則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
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死者不怨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
有功德及三世父伏其辜不得創論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
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
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
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長則同友遊敖
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弔賀

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偒諜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軍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御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之國定位牢祭使鬼神壹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唯此可將將者養吉釋者不祥墮以全犧正以齋明四時享之祀以家王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遷捐私去毒鈞於內哲固於所守更始逾新上元爲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壹昭穆具招士此先結之後入弗解此知極

之至也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
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
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成至孫一靈羽
理符日循功弗敢敗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樓制與旱
以新續故四時執效應鋼不駿后得入廟惑爽不嗣謂之焚祖
命冒世禮嗣弗引奉常弗內靈不食祀家王不堪祭天將降咎
皇神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民心不
徙與天合則萬年一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
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
皆以時朝服致績而莫敢効增免聞者傳譯來歸其義莫能易
其俗移其教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之法

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正之術也不待士史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未聞不與道德究而能以爲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道惡則禍及其身尚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百父母子且未易領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丘第之業域不出著居不連垝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乎鶡冠子曰虎狼殺人烏蒼從上螾蛾從下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

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列地分民亦倘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奚足闔也權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蹋蹋奚又以疑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復息矣與天地相蔽至今倘在以鉦面達行宜乎哉成鴞之萬八千歲也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一權天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獨化終始隨能序致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浮懸天地之明委命相鬲謂之時通而鬲謂之道運萬物領天地合膞同根命曰宇宙知

宇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知德故無不安也知道故無不聽也知物故無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裏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䖟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微者豈必障於帷幪隱於帷薄哉周乎弗見之謂微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故知

能與其所聞見俱盡焉故負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
上統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
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得無
求詳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
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
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
行也因乎反兹而之惑也惑故疾視愈亂惇而易方兵有符而
道有驗備必豫具慮必蚤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
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旣正無事不舉招搖在
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
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

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衆而四致並起而獨成烏乘蹻隨躅蹟
垂轍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將以明數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
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
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悲乎夫蔽象爲衆之人未敗而
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也士益武
人不益文一者寡愛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
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
爲神明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剌達昏開明而
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昭之見遺跂衆
人求絕絡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要領天
下而無疏則遠乎敵國之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

宰萬而不總類類生之耀名之所在究賢能之變極請循之元謂之無方之傳著乎無封之字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其權音也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爲隨以彗無素之衆陸溺溺人故能往來賓決𤞿金而不連絕道之紀亂天之文干音之謂逆物之情天之不綱其咎燥囚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

有其物常聖博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圖耳故天權神出五音術兵遜言曰章以禍福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軼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觀乎執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兆保然獨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是往來而廢興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

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
能存也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一者
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
闘弗能識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
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
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
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
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
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
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
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

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大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illegible][illegible]藂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過霜朝露遇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至一易故定察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誠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僞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諭外內

後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

學問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

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大小愚智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捆不知所之彼心爲主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創心體表術裏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難并如是其材乃健

非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形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

韓咎幾瑟爭立

[戰國策]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韓非子]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韓非子]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

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入也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爲德

戰國策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絶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

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

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韓非子〕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

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

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東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

之無疑也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幸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角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

史記　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

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

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壐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

戰國策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列國難周

【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歸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韓

氏遂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楚兵在山南伍得將爲楚王屬怨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王必罪之

史記 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

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

戰國策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之謂周君

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史記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

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
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晉不
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
鄒魯之心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
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
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
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
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
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
也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

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爲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戰國策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國

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帝王世紀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臺雒陽南宮謻臺是也

史記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

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國圖周之願振以戚周而西面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井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

楚懷王客死于秦

史記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

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

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於陵子】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其焉命二國備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拔其鼻而輕重之然殷湯賊葛桀未亡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千而犇悔焉矧茂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之下泰山矢曰弗讓吾瓢廬以實彼溝澮且不爲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氾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爲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拔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蝸爲螻蟻所笑也○雖近世擬託亦小品之佳者

秦昭王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

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楚懷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也此本紀作八年誤）

呂氏春秋　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持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戰國策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

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史記秦昭王九年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按年表昭王七年取楚襄城殺景缺八年取楚八城楚王來因留之與楚世家合此紀作九年誤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

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幷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

【戰國策】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

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國策○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韓○薛侯蓋即孟嘗君也於此時合從伐秦矣）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

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欲諸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呂覽同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

尚相鬭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

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郎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

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

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王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

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如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

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諸篇辭旨皆同必一時之言齊策云陳軫合三晉是諸策皆軫說也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于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

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史記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

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而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戰國策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

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以韓非子同

史記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

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戰國策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父死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

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

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

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王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新書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衞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

兒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此與史乖異

戰國策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畱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畱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畱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

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

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

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據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王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此蓋策士虛設之辭不足深辯

史記 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

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繹史卷一百三十一　戰國第三十一

屈原流放　宋玉附

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

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
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
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
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
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
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
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
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
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
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

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新序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

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　漢書屈原賦二十五篇

楚辭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
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
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
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
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
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
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
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
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

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

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
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
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余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
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
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
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
而敶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奠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於强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畱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

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
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
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
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
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
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
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猶其未央恐鵜鴃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
蹇兮眾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
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兹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兹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兹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

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

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文心雕龍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依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

屬內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烟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

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斵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

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

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大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色聲兮娛

入觀者憺兮忘歸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陳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國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禮魂○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

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
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
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
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
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
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
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
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
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
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
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禹之

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
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
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
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墬帝降
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
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
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黃熊巫何活焉咸
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
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鼇戴山抃何以
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

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城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

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辠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

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故其文義不次敘云爾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烱烱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

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犇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

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情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乎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命夫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於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釆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鉤芒歷太皓以右

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悠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

遌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

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〇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寵見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

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聞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焉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

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

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
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
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韲兮何不變此之志也
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
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
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
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
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
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
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
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

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
兮願曾思而遠身〇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
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
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
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
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
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
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
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
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

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凌

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在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
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
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搖起
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
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
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
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
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
兮衆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毒
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

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

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抽思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

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懷沙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而爲理兮憚舉趾

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强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

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
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
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
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
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
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
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
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
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

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

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
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
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
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
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
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
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
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
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
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

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

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悲回風○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

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熟不歰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櫱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

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閑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

虛只孔雀盈園畜鸞凰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家室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

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恐太命將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
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
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
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爲
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醼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
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
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
爲之立祠 [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
即女嬃也 屈原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 [輿地志]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
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石盤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illegible]驥
而
來

[史記]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
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
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
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
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新序】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眾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韓詩外傳同　【宋玉集】宋玉事楚懷王言友人於王王以為小臣友人讓宋玉玉報友人書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按此與上互異）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

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漢書宋玉賦十六篇唐勒賦四篇）

楚辭 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

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雝雝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

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

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𨁿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

加兮乃如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埜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

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俞弛心搖説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彼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

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强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惽惽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無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訾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彰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

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王逸曰九辯者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作九歌九章之頌以風諫懷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螘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

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
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
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
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
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
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
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
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
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
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
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

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

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魂兮歸來哀

江南 ○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宋玉賦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𣟗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

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瀹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

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振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

異物不知所出繼繼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乙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歌流刻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動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

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
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里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九
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汪洋弘麗迭開上林羽獵之派
設入璇事會華不能出其範圍神女
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
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
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
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
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
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
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兮如花溫乎如

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績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倪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旣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說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

閒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

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

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說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

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留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

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王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與登徒篇辭旨不甚相遠而格調自異

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

士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淩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慠溷

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笛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閒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磄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徵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因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

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織悲徵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泆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何鷹揚叱太一聲淫淫以黯黮氣旁合而爭出散壯士之必往奔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於源隈追申子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閒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爲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舞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

之王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意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顔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灼爍而照燿兮華褂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唇紓淸揚而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紓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繽猋若絶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說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

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組繽釣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沈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察

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寖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拘矣功成而不墮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

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絶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睎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沽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跼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道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淩雲縱身

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江海之洪流蝿蚋皆以顧盼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蝿鬚宴於毫端烹蝨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濛濛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法言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新序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於九千里絶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鴳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文選威王作襄王陽陵采薇作陽阿薤露刻角作刻羽鯨作鯤糞田之鴳作藩籬之鷃

